

管他呢

芳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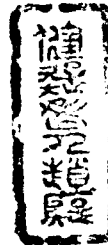


MG
1246.57
354

管他呢

(中篇小說)

芳艸著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28



3 1763 9945 3

1928, 1, 1, 付排

1928, 2, 10, 初版

1—2000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半

潘陽
敬文政

管他呢

題 辭

我要說的不是這書中藝術的種種，那些就讓聰明的批評家去信口開河好了，不過這小冊子與讀者諸君見面的經過，我却要說說。

就在去年九月間，我開始寫起，胸中也毫無成見，拖拖延延，竟到了一年的期間，勉強地作了一個歸結；計算一下，居然有六萬字，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管他呢’的人生觀，我想着不是老B才有，像我們以精神文明自稱的民族，誰都免不了這種行徑，所以我們的聖賢之流的寶貝們，便有許多‘樂天知命’與夫下

等人之‘得過且過，得了且了’的金鍼格言，爲這些金鍼格言所陶冶出來的國民，當然只能知道‘管他呢’！

我真有點脫不掉希望的誘惑，總能夠使這‘管他呢’的民族拋棄精神文明的人生觀，於是使老B瘋了，而且覺悟了，喊出‘不能不管’的呼聲；雖然喊出這種呼聲時，已經是‘管不得’了，然而總還有要‘管’的意念，則他之或能得救，未始不可萌芽於此。

現在是稿賣成了，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要用稿費回家了，然而門前是警探梭巡，頗有將我帶去的決心，幸而此刻我仍是安穩地在這灰色的城內往來，但稿費却快用光了，以後？以後，誰知道？我只好借用老B的話，‘管他呢！’

芳艸，十六，九，五晨，於警探搜捕中。

自序

嗚呼，這似小說而非小說的小冊子，竟費去了不少的時間；從去年八月起，直到今年六月止，其間繼繼續續地才完成了！我總算是釋了一點重載！

這裏面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深意，更不見高遠的理想；說到藝術上，當然免不了掉幼稚的批評；但是我自己却不嫌棄牠。不嫌棄牠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牠是我自己作的。

‘管他呢’的精神，‘外國的鬼子’們有沒有，我不知道，但中國人却個個都有這種精神，或類似這種的精神。倘若這就

是我們中國人的特點，牠便也是國粹之一，是應該保存的；然而我願請牠進歷史博物館，別再來擾亂世間。

有人說：‘管他呢’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這話在我看來，還須行爲心理學加以實驗才能相信。如果牠真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吧，爲什麼老B後來僅能枯叫：‘不能不管’呢？

老B的命運會受一般太太小姐之流，或正人君子們的反對吧？那就是他活該倒霉！誰使他生活在這樣古老而爲禮教所統領的社會裏？誰又使他竟能覺得除物質生活以外，尚應有戀愛的生活？誰又使他不能在虛空裏生活呢？……總之，這都是他自己造出來的苦酒。

假使有什麼人以爲老B的命運不是自己造來的，是社會灌給他生命之花上的苦酒而釀成的，那只好也隨他們的

便。反正老 B 是瘋了，並不知道，這世界上居然有同情於他的人。

這書中或者有什麼可以索隱的吧？我自己倒找不出來。如果讀者要索隱，我當然只有讓你們索，因為那是你們的自由，但我所以必須要贅說這幾句話的原因，就是希望老實的讀者們不要上了我的當。

芳艸，十六，六，二十二，於大雨中。

(一)

老B同他的幾個朋友顛顛倒倒地從東安市場的北門走出來;進了東安門,過了橋,便順着北河沿往北行去。

暮色早已籠罩了北河沿的兩行柳樹;天氣究竟是到了夏末,涼風慢慢地吹來,頓使他們的刺熱的臉上感到微寒;然而,他們的神經却因此清爽了許多。

老B似乎很高興的樣子;他的右手在褲袋裏不住地玩弄那僅餘的六毛小洋;玎玎的微弱響聲倒也是蒼莽中的一種神祕的音樂。

‘喂,老B,今天還贖下多少?’O先生忽然向老B大聲地說。

‘有的是……’老 B 似乎已經知道 O 先生是在嘲笑他而故意地誇張。

‘明天公寓的掌櫃又該催了；而且……’O 先生真是有點不近人情地使老 B 窘迫。

‘那是明天的事，’老 B 却絲毫不注意這個地回答：‘管他呢！橫豎今天過了再講。’他說完了，於是叮叮的六毛小洋互擊的響聲更從他的褲袋裏透出來。

O 先生幸而很知趣，倒也不再往下強辯。其實，老 B 既說了‘管他呢’，就是再辯論，結果依然是虛空的。因為‘管他呢’即是他的人生觀；他之不願改變他的人生觀正如貓子之不願不吃老鼠一樣。朋友們都摸透了他的癖氣，懶得怪他。

‘老 O，那個穿長坎肩的真不錯，你說怎樣？’小 M 又開口了。本來在死以上的寂靜的河沿上行走，不談談天，着實不像

那末一回事,况且他們今天不是又有了奇遇麼?

‘對,真不錯,到底是小 M 漂亮,說出話來就不同.’老 B 急急地搶着說;並且他說的時候,眼睛睜得圓溜溜地就好像餓老虎乍見了一塊牛肉一般。

‘那倒未必,我看,小的好些 … …’ O 先生也是‘當仁不讓’的。

‘不,老 O 的眼色太不濟了,我勸你再買上一副近視眼鏡戴上,省得亂說.’

‘這副眼鏡足夠用的了!可惜 … …’

‘可惜什麼?’

‘可惜她未見得愛你呢?’

‘她愛不愛我,是她的意旨;我愛不愛她,是我的意旨;管她呢!’

O 先生聽見老 B 又將人生觀抬出來了,只得將話打住.於是大家沉默地走了一會,到了公寓. O 先生最先一步跨進

大門，很可看出是他的意見未曾被人贊成的一種表示。

‘夥計！’老B使盡平生之力地叫喊了一聲，但是半天沒有回響。他更拖長了嗓子重復一句，才見一個懶洋洋地，幾乎要架子支持方能走路的夥計從廚房裏出來。老B怪他爲什麼不答應一聲，可是他的不答應的理由很充分：滿嘴裏都是飯粒，的實在沒有空隙再來說話；然而老B怒氣並不因此消滅。

夥計開了門，老B和小M等都走進了房；惟獨O先生走到對面密斯特H的房裏去。密斯特H正與密斯L在細細地談心；冷不妨O先生一掀門簾，把密斯特H嚇一跳，趕緊將椅子往旁邊移了移，密斯L早起身讓坐。O先生這時頗有點爲難，坐下不好，不坐也不好；但究竟卻不過密斯L起身的情，只得暫且坐下了。

‘從那裏來?’密斯特H不得不招呼O先生一句,他說完這句話,眼睛不等O先生的回答,立刻仍轉到密斯L的身上。

‘逛逛市場罷了!’O先生順口回答。

密斯特H沒有往下說,一伸手拿起一根烟來,啣在口裏,O先生也不好說什麼,不得不對密斯L胡扯:

‘密斯L,課不忙吧?’

‘反正是那樣,沒有什麼!’密斯L拉了一拉褂子和裙子。

過了好一回,他們三個都沒言語,O先生覺着就好像有根針在底下刺屁股,而老B的笑聲不斷地傳進他的耳裏;他的心裏就這樣想:‘他們不知又在辯論什麼有趣的問題!’他越往這上面想,那根在底下的針刺得越利害;結果,他鼓起勇氣對密斯特H和密斯L說:

‘改天再見罷!’

‘再坐一坐，’密斯特H和密斯L略微欠了一欠身，並不留他。

O先生出了密斯特H的門，好像脫離牢獄一樣的舒服，抽了一口很長的氣，又向老B的房中走來，他的確有些失悔了——悔不該剛才嘔這口氣，受了幾分鐘的無妄之災。但他走到老B的門前，又有點猶豫；然而終究先伸進一隻腳來。O先生的腳是很特別的，寬而且長，給予人以一種極深刻的印像；所以老B們一見，就知道是O先生來了，K君是最爽快不過的，不由得說：

‘老O，滾進來罷，裝什麼孫子！’

‘管他呢，他自然會進來的。’老B不等O先生回覆，就截過話去了。

O先生沒法了，硬着頭皮，像沒事人似的鑽了進去，大家哄然一笑，這一笑把O先生的城牆厚的臉皮都笑成緋紅的

了——而且竟紅到脖子上,只得勉強的自白:

‘我不想遇着他和她!’

‘誰?’老B關切地查詢,似乎已忘了以前的怨恨。

‘密斯L和密斯特H.’

‘密斯L是不是穿的灰印度綢的褂子和青印度綢的裙子;白帆布鞋,青絲襪子;戴的狹邊草帽,還有一副玳瑁邊的眼鏡?’

‘對對... ..’

‘我說誰呢?原來就是她呵!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就是走起路來不大風流!’

‘那算不了什麼!’小M參加意見了。

‘此話有理!那算不了什麼!況且她還有一個甜蜜可愛的臉和微笑時的兩個小酒渦?迷密斯特H是多多有餘的了!’老B說這句話時,頗有點自矜的神氣。

‘那末，迷不住你吧？然而她的服色，態度等等怎麼比講義還留下更深的印像，在你的腦中？’ K 君未免太誠實了。

‘老 B 的話反正就是那樣罷了！誰叫你真相信呢！’ O 先生對着 K 君說。

‘老 O 是滿不在乎的，只要是一個女子，他沒有不愛的；愛沒有不戀的！……’ 小 M 好像有點與 O 先生過不去。

‘管她呢！’老 B 看了看手錶，似乎有什麼事要辦而覺着很切迫的樣子。‘我們究竟赴不赴約？’

‘當然要赴約，難得美人垂青，這是千古佳話！’ O 先生大叫起來了。

‘要去就走，現在已經八點三刻了，真光是九點半鐘開演。’老 B 催促大家起身。

‘慌什麼！等我再洗個臉。’小 M 說。

‘得了，夠漂亮了！’O 先生的心裏着實

嫉刻小 M,因爲他自己生得模樣太不濟了。

‘老 B,你還有多少錢,少玩一次,把公寓的飯錢給了好不好?’K君想阻難他們,便這樣警告老 B,但老 B 惟恐去不成,打斷了興頭,拉着 O 先生就走,也不回答 K 君的話。

‘喂,喂,等等我罷!’小 M 正在搽西蒙蜜;不等搽好,就打開了巴黎粉的盒子,拿起粉撲就往臉上摩。

‘快點!’老 B 在公寓的門外回答。

小 M 顧不得三七二十一地披上外褂,趕老 B 和 O 先生去了。這裏 K 君也只得出來,叫夥計鎖上門,走到沙灘東口,雇了一輛人力車,直回西城去了。

密斯特 H 見老 B 們去看電影,心裏就一動,也想去玩玩,便探密斯 L 的口氣說:

‘坐着真無聊,出去走走罷!真光今天演的是海棠春醉錄,這個片子一定好!’

‘沒有什麼意思,那個地方怪膩得很,’
密斯L有點推托。

‘怕什麼,有我!’

‘我什麼也不怕,老B們真討厭!’

‘我們不和他們招呼就得了,又不坐在一起,彼此遇不着!’

‘不,不,我不願意去哩!’

‘這裏面必是有個原因,我愛的!告訴我罷!’

‘因為有一次,我和表妹們在那裏看電影;我們三個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那一天,老B也去了,他坐在我們的前面。

‘剛剛演到漁村豔影第二本的時候,忽然有一隻手從後面,摸我的膀子,我不理他,害怕極了,身子往旁邊移一移,但是那隻手還不縮回去,我咳嗽了一聲,才好

些。

‘後來，那個人的胆子越來越大了，簡直摸到我的身上來了。我真氣極了，掐了他的手一下。剛好休息十五分鐘的時候到了，回頭一看，那個摸我的，原來就是教我們英文的J先生。他看見我，很不好意思，我更不理他了。第二場，我同我的二表妹換了個座位。

‘誰知J先生又摸我的二表妹，她的年紀究竟是小些，大驚小怪地叫起來，鬧得滿場的人都知道，都起鬨；我覺着更不好意思，老B尤其義憤填胸，竟要動武。我看着不成樣子，趕緊就同表妹走了。所以，我以後再也不願去。’

‘那個東西，我看着他就是個壞傢伙！可惜沒有我在場；不然，我非打他那個渾蛋不可……’密斯特且把肺都氣炸了，並且兩隻手用死勁地拍桌子。

‘得了，反正事情過去了，氣也無益！你這個人！真是，這點小事，何至於這樣！’ 密斯 L 似噴似勸地說。

‘… …’他的眼睛瞪得多大，只望着密斯 L 背後的一張掛着的畫片，好像那畫片，就是他的仇人 J 教授一樣。

‘我說不告訴你罷，告訴你，就… …’

‘明天我非治治他不可！’

‘何必呢！又多得罪一個仇人！我們還是管我們的，不理他們就完了！’

‘密斯特 H 仍然不做聲，還是密斯 L 自言自語：

‘時候不早了，我也應該回去了！明天我們在那裏見！… …’

‘北海濠濮間罷！我送你走！’

‘叫車罷！呆着幹什麼？’

密斯特 H 便叫夥計雇了兩輛人力車，送密斯 L 回家；他回到公寓，剛好老 B

們也從真光回來。O先生看見密斯特H，猛然便問：

‘密斯L呢？’

‘回去了！’密斯特H淡然地回答，默無一聲地，各人回到各人的屋中去了，都覺着異常的困乏。本來，日間要上課，下課又要戀愛；一個心分作兩下裏用，而且永不閑着，還能不困乏麼？

老B究竟是有特別的人生觀的與衆不同；他躺在床上，必定要將日間的生活思慮一遍，不然，他是睡不安穩的。

‘又過了一天，無聊！……J教授總算可以的，那副諂媚密斯A的情神，實在有點令我作嘔。一小時的課，他總要看她幾十次；假使沒有我們在旁邊，他是不是會把她當朱古律糖似的一口吃了下去，我真不敢說定。不過，這也難怪他，密斯A着實太好了。她的任何部分都含有一種說

不出來的令人陶醉的美。老實說罷，我之上課上得勤的，而且這門功課特別擅長的，也都是因為她。同學們說我用功，我只冷笑了笑。

‘今天她下班時，怎麼她將手巾掏掉了，還是我為她拾起來的；我的心本想留下，莫名其妙地竟送還她了。她望我笑了笑，這笑是多末甜蜜的啊，而且還說了聲「謝謝你！」我太高興了。早上，我吃了五碗飯，並不覺着飽，然而，看她平日那種高傲的態度，能夠看得起我這個窮而又醜的小子麼？然而，管她呢，充當一名奴隸也是好的，總比做大總統強得多多。

‘四點鐘，我想去找密斯 Y；密斯 Y 大可將就，雖然她比不上密斯 A 美麗，然而錢却是多些，而且她的癖氣和穆，不像密斯 A 那種岸然不羣的樣子；況且她還信仰博愛主義，其實，我倒不希罕她的什麼

錢,玩玩罷了.管她呢,反正我不想與她營共同生活,而且她也何曾願嫁我這個窮措大?但是,我剛走出大門,討厭的 O 又來找我,他提議要上市場,我懶得和他纏,叫着小 M 就同他去了。

‘O 真是討厭,看女人好像要吃了似的,恨不能將他的大鼻子衝到女人的臉皮上才好.在他未戴近視眼鏡之前,他是怎樣看女人,我實在猜想不出.幸而運氣還好,繞了四個圈,就遇見了她們,她們之中兩個是穿的長坎肩,一個穿旗袍,我們就使勁地追她們,但她們却不感覺怎樣切迫,姍姍地買買這樣,又姍姍地買買那樣,頗有點逗引我們的神氣;小 M 到底年青,幾乎急得要叫喊出來.老 O 故意顯他是闊少,也隨着她們穿店門,大買而特買.然而,結果還是小 M 被她們多看幾眼,未免冤哉枉也!

「誰知她們竟不像我們這樣留戀，竟一直向市場的南門走去。老O真急了，小M也急了，然而終於無法挽留，只好送她們到門口罷了。幸而那穿長坎肩的提議：「夜晚上真光去看電影。」穿旗袍的竭力附和，並且回頭望了一下。老O以為是示意於他；老O之贊成穿旗袍的或者是這個緣故吧？然而，管他呢，她們去看電影，我們也似乎不該不去。她們竟上車走了。老O還要送她們回家，我不願。我要到五芳齋去吃一頓再說。

「本來我的肚子裏近來太乾燥了，必須油水滋潤滋潤，況且我的口袋裏不是有五塊大洋麼？我原想不請老O，但看他太可憐，自己勸自己開恩罷，也拉他走了。三個人吃了四塊三，餘下的也不過六角小洋而已，然而這六角小洋放在腰包裏，實在累贅，我總得想法把牠花掉才好。於

是乎,我毅然不納K君的忠告,去真光踐約了.管他媽的,房飯錢明天再說.公寓的掌櫃的臉子反正總是那樣的,給了錢,也不會好看到什麼程度,落得玩玩.

‘這真可恨,誰知赴約以後,還是沒有結果;電影也沒看明白,而且老O更倒霉,留下一個話柄,然而也是活該!

‘電影場的女人真多,香氣充滿了我的鼻孔,我好像喝了五大杯白蘭地似的;回頭看老O與小M時,他們早醉得一塌糊塗,幾乎不省人事了.女人太多了,不知道看那一個的好;這時,我恨不能像封神榜上的呂岳長出三個頭來.我們經過許久的尋覓,居然發現她們坐在左邊第十二排上.這一喜非同小可,老O與小M簡直暈了.我看那種神氣,如果他們能變做狗,他們早爬過去了.可惜他們沒有孫悟空的本事呢!管他呢,我們擠到第十排坐

下了。雖然我們與她們之間隔着兩排椅子，然而我們不能把坐在那裏的人們攆走，而且總比坐在背後強多了。

‘老實說，電影上演的是些什麼，我們都不知道。老O的頭頸幾乎要折了，因為他回頭的次數太多。幸而他的頸項是肉的，如果是鐵的，我想也糟了。迷離模糊之中，電影完了；噯的一聲，大家立起來往外滾。確實的，我只看見許多鷄蛋似的人頭往外滾，可是我也夾雜在那裏。老O不肯讓我走，非要我等她們出來不可。我心裏想：「出來又怎麼樣？你真能把她抱住嗎？管她呢，看看拉倒。」

‘她們慢慢地走到門前，那穿長坎肩的好像在找什麼人似的東張西望，她們忽然都微笑地灣了身軀一下，老O以為是招呼他，趕緊地取下他那半新不舊的草帽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及至他直

起身子一看，原來她們是和站在他的背後的男子點頭，我真好笑，笑得我的肚子都痛了一點鐘。那時，可惜我不會畫，不然，中央公園什麼展覽會裏將有一幅絕妙的圖畫了。回到公寓裏，老O的臉還是絳紫色的，可見他的心是多末難受；然而，管他呢，誰叫他那樣冒失呢？

老B想到這裏，本可完結，不再往下想了；但是隔壁房間的麻將牌聲實在不能使他睡得安穩，什麼和了，什麼碰了……直往他的耳朵裏鑽，他頗有點不奈煩，然而不能禁止別人的行動。在前幾年，正當他好這個玩藝兒的時候，他或者還要加入戰團，一顯其好身手。不過，近來他的癖氣有些兒變了，凡是從前他所歡喜的，都一概反對，而且深惡痛絕之的。這種變化，確乎是近來才出現的。將來或者又有不同，但那是將來的事；就是老B自己也

未必能夠說得出來。

於是他起來擰亮了燈，倒了一碗涼茶喝，他看了一眼鐘，已經三點多了，不得已又重復睡下，但是仍然睡不熟，猛然睜眼，望見密斯 Y 送給他的像片，不覺又引起他的終身大事的問題來。

‘我的年紀確實不小了，也應該有一個異性，不然，終日這樣徬徨是怎麼得了？然而，我留心已久，竟沒有我的對手，我愛人，人不愛我；或者人愛我，我不愛人。若是永遠拉不攏去，則將來真個不得不抱獨身主義了，那是多末危險而令人難堪的事！

‘密斯 A 長得太好了，我真是愛她，我情願做她的一生的僕役，但是她可不希罕我，她的走路的態度與身上曲線的優美，是她的迷人劑；我幾次在她的背後走，想擁抱她，而苦於不敢，我究竟是個弱者。

如果她嫁給我，那不知是那一代祖宗積下的陰德，不過有一點要顧慮的就是我供給不起她的開消；不要說別的，就是脂粉費什麼巴黎美人粉，什麼染嘴唇的胭脂……等等我也担不起。管她呢，玩玩罷！但她未必肯和我交朋友呵！那末，還是找密斯 Y 吧？密斯 Y 自然是比密斯 A 容易上手多了啊！

‘密斯 Y，對於我，不能算不殷勤的了。記得去年冬天正在下雪的時候，她特地跑到我的公寓裏來，兩個人圍着白爐子談天，看她的那種神氣頗有點親昵我的樣子，然而我的心很是淡然，並且她買來許多朱古律糖，陪着我一口一口地咀嚼，現在回想起來似乎還有餘味，無論如何，那總是幸福的瞬間。從未親過女人的皮膚的我乍握着她的手，怎不由得心中不動，但因為別有所戀，心中只不過是動動

而已，並無他種意念。她臨走時，約我到大陸飯店去吃大餐。我沒答應；她憤憤然地走了。

‘第二天，我將這件事告訴老O，老O冷笑了一笑；聽老O的口氣，她並非對於我特別，無論是誰，她都一視同仁；她真不愧爲基督的信仰者！像她這樣不能尊重愛情，簡直是「文那司」的罪人！我以後再也不願去理她。我做得真太過於了，試問誰是忠實於「文那司」者？我是忠實的，然而因之受到懲罰，就是她果然不大貞節，又何害於我，管她呢，「見錢不抓，不是行家」我不應該錯過機會，可是悔不轉來了。明天，我姑且約她試一試，看她的態度變了沒有。就是這個主意……」

窗上紙都白了，他的終身大事的問題暫且告一段落，於是鼾然睡去，準備明日依計而行。

二

老B到十二點鐘才打了一個呵欠，接着又伸了一個懶腰，他似乎覺着今天是J教授的文學史的課，密斯A一定不會缺席，於是趕緊洗完臉，挾起講義就往學校裏走。

學校好像有些不像樣，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他很詫異，心中這樣想：‘他們難道都忘記等候密斯A嗎？別人們猶可，怎麼老O與小M也不來呀！’

‘老B在那空闊的大樓上旋轉了半天，終究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只得下樓來問門房。

‘先生，今天是禮拜呀！’門房輕描淡寫

地回答；但是那句話隱含着不可忍受的譏刺。

‘我說呢，難怪……’老B已經覺悟了，臉上不知不覺地熱了一陣，感到莫名的懊喪，便不得不又回到公寓來。他進了房，把講義胡亂地丟到一邊去了。

‘今天是禮拜’，他自言自語地說，‘自然應該玩玩了。那末，找誰去呢？而且我的腰中分文都沒有，這怎麼辦？還是照上次方法行事吧？有錢，什麼都不愁了。密斯Y也可以，密斯……也可以；不過如果要找密斯Y總得先打個電話去約她才好，因為她的交際太廣了，恐怕被別人先約去！’

於是老B在牀頭把鑰匙找出來，將箱子的鎖打開，箱子盡是一捲一捲的衣服；也有洋服，也有中服，甚至破襪子破鞋子之類也有。他把那個亂堆翻了半天，翻

出一件半新不舊的老羊皮袍。

他把皮袍拿出來了之後，用破報紙包好，便叫：‘夥計！’

‘開壺嗎？’夥計提着一壺開水走進來了。

‘不要，把這件東西拿去當罷！越多越好，快點要緊！’

夥計接過紙包，也沒說什麼，就往外面走，忽然老B又對他說：

‘開飯罷，再叫個電話，東局五四九二，請Y小姐說話，聽見沒有？’

‘啊，啊，’夥計在窗戶外面答應了幾聲，然後去辦事去了。過了一回，另外一個夥計端着一盆子飯和一盤菜進來，並且對老B說：

‘電話叫來了，你去接去！’

老B聽見這話立刻到櫃房裏去，拿過耳機一聽，裏面絲毫動靜也沒有；喂喂

地差不多有一刻鐘，才聽見問：‘那兒？’老B氣得說不出話來，便掛上耳機不打電話了。他回到房裏，飯也不吃，坐着那裏賣呆！

約摸有半點鐘，收拾傢俱的夥計走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當票和三塊大洋；他把當票和大洋交給老B，遂即將飯碗等端了出去。

老B接過了三塊大洋，沉默一會，順手將錢和當票揣在褲袋裏，就往外面走。但是他走出了公寓的門，又沒有主張了；心裏想：‘究竟上那兒去呢？公園或是北海？公園裏固然是遊人多，然而地方窄小，假使遇着女朋友，沒有一個僻靜而可以談話的所在；還是北海罷！密斯Y不是喜歡划船麼？如果我真要陪她划船，錢不夠，怎麼辦？管她呢，到那時再說！’

老B想定了主意，便往東走；到了沙

灘的東口，花了十六個銅子僱了一輛人力車。他坐在車上昏昏沉沉地，彷彿要睡覺似的；忽而覺着密斯 A 愛他，想嫁他，又忽而密斯 Y 吃醋；又忽而密斯什麼與他結婚；有賀客圍繞著他們倆噙噙地頌揚幸福。他快樂極了，右手一抬，正碰着車上，一陣微痛將他的好夢打破了。他睜開眼一看，原來路旁許多人在瞧打架，噙噙地吵着，然而並不是頌揚他與密斯什麼結婚的幸福！

他進了北海，好像這園中的景致竟與平常兩樣，無邊的寥闊和沉寂。酷熱的太陽的光線晒在石橋上，好像燒紅了的鍋似的揚人。海中的荷葉已經長得很高了，明顯地劃出行船的水道。

老 B 鴨子似的一蹩一蹩地向前走，過了石橋向右轉去；遠遠望去，茶座上都是空空然地沒有一根鬼毛；只有幾個要

死不活的夥計歪歪邪邪地躺在藤椅上冲瞌睡。及至走到漪瀾堂，也與那處差不多；除了賣船票的兩三個人以外，其餘的就是空虛。然而這兩三個人偏偏談得起興，頗有似乎想充滿這虛空的意念；所以，老B走進他們跟前，他們絲毫不要去理他，可是他也正不願理他們。這個理由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無非是缺少女性罷了。

他終於徬徨不得了，終於離開了漪瀾堂；但他不肯就此出園，無可奈何地閑躑躅，太陽的光線未免太酷熱了，他的背上漸漸地沁出許多汗粒來。況且他又覺得有什麼促迫他，於是那說不出的滋味便與他糾纏；他深悔不應該如此早就來了，別人家的太太小姐還沒起床哩，難怪見不着女性呵，更難怪遇不着糞蛆似的遊客呵！

到了濠濮澗，他實在有點不能走了；

想找個地方休息一會。

濠濮澗的沉寂當然比漪瀾堂的更甚了，然而在池子的前面的小山上居然有一個遊客坐着吃茶，態度十分安閑，老 B 看他的背影，頗有些相識；但不知他究竟是誰，經了許久的揣測，才敢定他是 S；於是他便冒然地叫了一聲：‘喂，S!’ 可是那人頗心有所屬似的竟未聽見，老 B 曉得他的老癩氣復發了，在參什麼哲理；只得也爬上小山去，走到那人的身後，使勁地拍了他一下。

‘誰呀?’ S 回頭問：‘原來是你呀! 坐坐罷!’

這正合乎老 B 的想望，毫不客氣地在 S 的對面坐下了。

‘你真清閑，究竟是哲學家!’ 老 B 對着 S 說；說完，自己端過茶碗倒了一碗茶，往嘴裏送。

‘但你呢?’ S反詰老B。

‘我不過無聊,來玩玩罷了!’

‘我想無聊,但不能夠,這個世界不是我的,我也願意夕陽西墜的時候,來乘涼;本來,一個女性和一個男性手挽手地,是多末清颯而快樂;可是我自己不願做他們的點綴品。

‘我是被女性遺棄的人;孤獨地混在他們的羣中,襯出他們和她們的幸福,以我的醜陋,顯出人們的美麗;以我的窮酸,顯出人們的富有;以我的缺陷,顯出人們的圓滿……總之,我是個陪襯人們的小醜,所以我不願混到他們和她們的羣中。我有我的世界。……’

‘管牠呢,玩玩罷!’ 老B仍是那一套話。

‘那可不能!’ S很決斷地說: ‘我也是有靈魂的,我為什麼應該受人們的欺侮?’

‘因爲不願受人們的欺侮，所以才採取玩玩的政策，這玩玩的政策是復仇的主義，那一個女性不是專存戲弄男性的心——你要知道女性是專愛而長於戲弄男性的人類——誰是真能愛你的？我早參透其中奧秘，我現在就只玩玩了。管她呢！’

‘我不贊成復仇主義，’S異常的自信而且不肯服從人的主張。‘你誤解什麼是愛，愛只是愛，不是恨，也不是戀；戀愛只是戀愛，不是亂愛，愛是給與，不是報酬，我愛人，並不一定要別人愛我；我愛不愛她，是我的心；她愛不愛我，是她的心；彼此都不能干涉，我之不能強迫人愛我正如人之不能強迫我愛人，我也曾愛過好幾個異性；她們雖然遺棄我，但我還是一樣，並且……’

‘我可不能像你這樣，你太過於相信

女性。她們對於我們正與踢球相似。她們高起興來，便踢踢；不高興時，簡直把球胡亂丟在旁邊不理，可憐你竟願做一個毫無反抗的皮球。’老B頗自顯其聰明。

‘我不信女性都是這樣糟踏愛情的，至於我，我甯可犧牲我的幸福，只求她的美夢能夠實現。然而，一直到現在截止，還沒有一個真愛我的異性；但我却真愛過人，而且永遠要真愛人；我無時無刻不在熱烈地追求愛。’S說出這句悽愴的話來，老B都覺得慘然了。

‘我對於女性的愛，’S繼續着說：‘到什麼時候截止，這很難說；至少的限度，也要等到我的尸體與靈魂完全毀滅以後。我不是不知道我總會得着悲慘的結果；所以不得不竭力向孤獨的路上走；不得不將火焰似的情思深埋於心底……’S的聲音說話時，微帶顫動，及至說到‘心底’

二字，實在無力了。同時，他的頭傾側在一邊，手指玩弄着瓜子殼。老 B 呢，也只得暫歸沉默。

老 B 究竟難守沉默，抬頭一望，太陽的光線淡了許多，什麼密斯 Y 又在腦裏作怪，立刻覺着應該是到漪瀾堂的時候了。

‘S，你看，那不是密斯 L 和密斯特 H 麼？’老 B 忽然開口了，並且臉向着假山的那一面。

‘……’ S 不做聲，回頭望了一望。

‘他們真幸福！’老 B 現出十分羨慕的神情。

‘……’ S 仍然不做聲。

‘我告訴你一件事，’老 B 強迫着要 S 聽他的說話：‘就在上星期日，大約十點鐘的時候，我和小 M 老 O 們從漪瀾堂走過，看見兩個黑影走進石洞去了。老 O 說這

一定有什麼把戲，想攔住他們看看，我不肯，誰知老 O 拉着小 M 在外面等着他們，我只得在漪瀾堂坐着。至少總有一點鐘，小 M 與老 O 才笑嘻嘻地跑來找我，我以為他們得了什麼好事，死勁地逼問他們，他們才告訴我那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他與她。你說他們倆去幹什麼事去了？如果今天，再被老 O 和小 M 看見，恐怕不能輕鬆放過了！

S 冷笑了一笑，對於老 B 並不十分注意，隨即穿上夏布長衫預備要走，老 B 自然也跟着他了。他們走到濠濮澗的門外，一個向北，一個向南地分手了。

老 B 向南走了幾步，回頭再看 S 時，S 的瘦削的身影在暗淡的黃昏裏早只剩下一個輪廓，由輪廓以至於漸漸地完全消失，所餘者惟有暗淡的黃昏。‘他真饒！’老 B 的心裏想。

三

老 B 直了一直腰,噓了一口長氣,便向漪瀾堂走來。

他剛走進了漪瀾堂的東門,覺着有些異樣,耳朵裏充滿了嗡嗡的聲響,眼前是奇形的兩足動物;同時鼻管嗅着一種難以分解的味兒。

幸而老 B 不是科學家,否則,使他分析這漪瀾堂的情況,是一件最煩難不過的工作。老 B 在這裏面浮沉着,幾乎不知道自身之爲自身,宇宙之爲宇宙了。

當然女人是多極了,各式各樣的都在椅子上陳列着,好像賽什麼會似的。老 B 仔細地玩賞,正如在黑地裏找一根綉

花針。然而，上天並不特別加厚，不再在他的耳朵邊，或是腦後生出一雙眼睛，他終究有遺漏而未看到的所在，這真是沒有法子的事。

不過稍稍有點補救，就是他的性情柔和，能夠奈心煩，一個一個地看去；二來他不愛看男人，所以易於下眼，不致於十分茫然，費了半點鐘的工夫，才走了迴廊十分之一，可見他是怎樣的小心謹慎了。但是迴廊畢竟不很長，不知不覺地竟到了漪瀾堂的所在地。

老B忽然覺着眼前有一個蔥綠色的東西一晃，頭腦暈暈然，幾乎要往後倒；同時又聽得一種細小而尖銳的聲音：「密斯特B！」更有點支持不住。幸而不久恢復原狀，他定睛看時，原來蔥綠色的，叫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欲尋覓的密斯Y。

他這一喜非同小可，趕緊摘下呢帽，

朝着密斯 Y 鞠了一躬，據旁邊一位數學教授的推算，足足有九十度，密斯 Y 早站起來，同時也有幾位同坐的密斯們笑面相迎，老 B 於是慢慢地挨攏去，密斯 Y 們讓他坐，他便毫不客氣地坐下了。可是他立刻又感到極其的侷促，竟尋不出一句話來說；到底還是密斯 Y 先開口：

‘密斯特 B，多天沒見了，忙不忙？’

‘沒有什麼，密斯 Y 大概是很忙吧？’

老 B 恭恭敬敬地回答。

‘我那裏有什麼事！’密斯 Y 隨便笑了一笑，並且拿着一條紅藍印花的小絲巾撫着嘴，哼了一聲；隨即又從小皮包裏掏出鏡子和粉匣來，她照着鏡子，先用小梳子梳了頭前的一點點子的劉海，然後再開粉匣擦粉，不知是那種粉，真個太香了，使老 B 嗅着，癢蘇蘇地，彷彿在雲眼裏。

他的腦內立刻湧起許多幻像，彷彿

有一個愛神在他的頭上翔舞，並且唱着悅耳的愛曲，他陶醉了。

‘密斯 Y 真美，連我都愛……’坐在老 B 對面的密斯 T 忽然開口了，接着又噗哧一笑，大家也陪她一笑，於是便將這棹上的暫時的沈默打破了。

‘小鬼頭，你不用說別人了！’密斯 Y 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然而這‘不好意思’中却隱藏着‘自炫’。

‘密斯特 B 說，我的話對不對，’密斯 T 找出一個證人出來了。

‘密斯 T 的話不錯，我也以為是這樣的，’老 B 趕緊地回答；說完了，就慢慢地用眼睛膘了密斯 Y 一下；但是不敢望她的臉上，恐怕她生氣，只微微地瞥見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禁不住心裏一動，幸而密斯 Y 毫不覺得。

‘我只問你一句話，’密斯 Y 並未理會

老B專對密斯T說：‘你這幾天上那兒去了？躲着不肯見我們，大概是和密斯特C訂婚了吧？’

別的幾位密斯們和老B都不約而齊地含着譏笑，望着密斯T，她的臉上自然而然現出一陣紅暈來。

‘這是誰造的謠言？’密斯T急急地辯解：‘這幾天，因為父親有點病，所以我不能出來；和他訂婚，他倒是這樣希望，可是我却不……’

‘誰知道？縱然香無實證，然而事出有因哩！’密斯Y故意地逗她，老B們也湊合着。

‘你們替我想想，像他的那副尊容，凸凸凹凹地高低不平，而且黑得可憐，我能夠愛他麼？他雖然同我要好，蒙他送我一張像片，我竟沒有地方放，依然原封退還他了。然而他現在還時時打電話來找

我,我總說不在家裏,真討厭!’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他在印度,未嘗不是一個最漂亮的小白臉哩!至於臉上的不平也不妨事,誰叫你時時刻刻地和他 kiss 和親臉呢? 要是我,我就逗逗他,急也把他急死;使他像賈瑞一般得單思病!’

‘我辦不到;我見了他,就有點生氣!’

‘聽說他是新聞記者,小心他造你的謠言!’ 一個拿着茶杯的密斯忽然開口了。

‘新聞記者,又能怎麼樣,能夠把我吃了不成? 我不怕那個!’ 密斯 T 給與那位剛說話的密斯一頓反駁。

‘新聞記者簡直是狗屁,只會滿嘴裏噴蛆,管他呢,他反正不能把密斯 T 怎樣,密斯 T 說對不對?’ 老 B 彷彿義憤似的替密斯 T 抱不平。

密斯 T 點了一點頭,也沒說什麼;於是這棹上復歸於沉默了,但在沉默中,各人又都好像思索什麼似的,密斯 Y 望着水上的遊船;密斯 T 在吃瓜子,注視密斯 Y 的臉;好喝茶的密斯 D 正攷究旁邊一位那家姨太太梳的好巧妙的髮髻,老 B 是除了用眼睛瞟瞟密斯 Y 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外,更要看看密斯 T 的一雙穿着高跟白帆布鞋的腳與密斯 D 的塗滿紅胭脂的薄嘴唇。

薄嘴唇上塗滿紅胭脂,正如一塊朱古律糖,然而老 B 都不能去嘗嘗;細瘦的腳穿着高跟白帆布鞋,養似一朵剛放苞的玫瑰花,然而他又不能去嗅嗅;當然了,具有誘惑性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他更不能親近呵!在這許多遊人的監視之下,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不得不暫時眼睛離開了目的物,也順着密斯 Y 的眼光

也去賞玩水上的遊船。

但是這種態度的改變終究是暫時的，不久，他仍然攬着他的目的物：密斯Y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密斯T的穿着高跟白帆布鞋的腳，和密斯D的塗滿紅胭脂的薄嘴唇。

‘這三樣都太好了，只可惜分在三個人的身上，不能兼而有之，未免是一件恨事，論功用，自然是算密斯Y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了；但是隱藏在衣的重圍裏，不能看個清晰。密斯T的腳也有這種缺點，遠不如密斯D的薄嘴唇之能明白地鑒賞。三者不可得兼，我是寧可捨棄腳與薄嘴唇的。’老B的腦裏這樣亂想，以至於想得渾身掉在火爐裏面一樣地發燒。

忽然起了變動了，密斯Y提議去划船，密斯T和密斯D都連聲贊成，但是她們不約老B，老B究竟沒有自告奮勇的勇氣。

他便只得看守這些空空然地的棹椅了。

三個可愛的美麗的小動物走下了石階，坐上了船，划到了視域以外，老B立刻覺得似乎喪失了什麼似的心中裂開了一個空隙，這個空隙還很深，不容易填滿；於是補救的方法是喝下密斯D所剩的茶漬，踏踏密斯T的足跡，然後就坐在密斯Y的椅子上；然後再去看別的女人，幸而女人還很多，否則，這悠久的時間，他實在無法消磨，五分鐘之後，石欄邊的一位所謂大家閨秀者，又做了他的目的物了。

密斯Y划着第七號小船，密斯T坐在船前，密斯D朝着密斯Y坐在船尾，小船慢慢地向前進，三個人也便毫無拘束地談笑着，密斯Y的氣力實在不大，剛剛划到至五龍亭一半的路程上，就覺得身上有些潮濕似的，小船就幾乎有停止的

樣子。

‘我來罷，Y，你歇歇罷！’密斯D忽然站起身，因為她的身量過重，小船便搖幌起來。密斯Y也不說什麼，即刻站起來預備向後走。這一來，小船的搖幌更其厲害了。幸而她們倆很平安地換了座位，密斯T才把捫在胸上的雙手放了下去，緊張的心絃於是弛緩了。按理說，密斯T原是南方人，應該經過險惡的風波，然而她的胆子竟是這樣的不濟。所以，密斯Y和密斯D都笑她；而且密斯D特別對她說：

‘T，你真像林妹妹，這樣担不起一點什麼！’密斯D又嘻嘻地一笑。

‘你再說，我用水潑你了。’密斯T做出撒嬌的神氣來。

‘誰是寶哥哥？’密斯Y也開口了。

‘密斯特C，這你都不知道！’密斯D剛說到一半，密斯T用槳在水裏，使勁往上

一挑,於是嘩的一聲潑了密斯 D 半身是水,密斯 Y 也沾了一點餘惠。

密斯 D 頓時覺得臉上一陣刺熱,但是不好意思說什麼;一面放下了槳,一面用手去揭起貼在身上的濕衣。可憐這一件剛穿上身不到三天的印度綢的長坎肩,竟遭了無妄之災,尤其令她感到難受。然而,密斯 Y 仍在嘻嘻地發笑,別的船隻上的人們也有發笑的;她以為這發笑是不懷好意的,雖然她並未真知道發笑的動機就是這一件事。

密斯 T 自然是萬分地不安,趕快過來幫着揭起那衣服之濕的部份;並且用很抱歉和誠懇的聲音對密斯 D 說:

‘對不起,對不起,我實在是無心。’

‘沒有什麼!’她似乎不能不這樣謙讓,而假做出不在乎的樣子。

‘活該……’密斯 Y 用紅藍印花的絲

手巾捫着嘴，還是繼續不斷地嘻嘻；忽然從牙縫裏輕輕巧巧地透出這句話來。她斜睨了密斯 Y 一眼，密斯 Y 回頭去看水中站着的鷺鷥去了。

‘你來划罷，’她讓密斯 T 坐下：‘我到前邊去；這裏人太多了，我們到金鰲玉螭橋那邊柳樹下躲躲再說好了。’密斯 T 只得遵命，於是這小船乃掉轉方向了。

密斯 T 本來胆子很小，而且又不善於駕船，那船便好像有一根無形的繩索繫着似的，只在固定的地方猶夷不進。密斯 D 自去生她的悶氣，不來理她，密斯 Y 永遠是嘻嘻地笑，把個密斯 T 急得沒法。不久，她簡直把氣力都使盡了，索性把槳停着不動，那船就橫躺在路中了。

從五龍亭那邊來了三隻船，都是往金鰲玉螭橋去的；走到這裏，也都只得停着；然而密斯 T 還是手拿兩枝槳，呆望着

很遠很遠的柳樹下浮泛的一羣白鴨。

‘小妹妹，真可憐還是我來罷!’ 密斯 Y 看見她實在不管船的行動，才起來去換她，於是那船才慢慢地順過來了。

她們到了柳樹下，一抹斜陽從樹隙中射在水面上，微微地現出淡黃色，蘆葦已經長得很高了，當那船挨近的時候，發出沙沙的聲音，原先在那浮泛着的一羣白鴨，也立刻向岸上走去，那種蹣跚的態度，着實好玩得很。

密斯 T 悠悠揚揚地唱起‘愛之歌’來，密斯 Y 也附和着，密斯 D 一面打着拍子，一面不時用手揭揭那濕的衣服；究竟是夏天，濕的衣服只剩下微弱的潮氣，快半乾了。

往金鰲玉嶼橋那裏去的船漸漸地多了，每一個船走到這裏，都要停一停，因為被美妙的歌聲所誘惑，划着槳的手不

自覺地軟了，甚至於有幾隻船故意地泊在她們的旁邊不動；然而，她們還是自己唱自己的歌。

天色完全暗淡了下來，遠遠的白塔只剩下一個昏昏的輪廓；但這昏昏的輪廓也並不能存在許久，整個地北海於是爲夜之神攫去了。月兒姍姍地升起來，水中的月影十分地晶瑩清澈。密斯T也不唱歌了，拿起一枝槳在水裏搖動，看那恍惚的月影。

‘T. 你正像這水中的月影！’密斯Y看着水裏說。

‘爲什麼……？’密斯T問。

‘可望而不及，會把密斯特C急死的。’

‘那末，你呢？你大概是可望而且可及的，不然，老B也不會替你看茶座的了。’

‘他麼？請他自己算算命去，我真不希罕他。’

‘我們也該回去了，讓別個老等着，似乎難爲情吧？’密斯D忽然動慈悲之念，便將她們的話間斷了。

‘活該，’密斯Y稍微歪一歪頭，‘管他呢！我們玩夠了再講；誰叫他等着我們的？’

‘說是這末說，究竟有點過意不去。’

‘你去招待他罷！’

‘但是他不愛我呢！’

‘他就愛我，我可有點不愛他。’

‘我的肚子也餓了，還是回去罷！’密斯T參加意見了

‘這倒是件要緊的事。’密斯Y的肚裏大概也覺着饑了，不然，她是不會允許回到漪瀾堂的，然而，也很難說，誰能敢保她不是口是心非的呢？

她們三個有說有笑的划着船。這船便一直奔漪瀾堂而去；遠遠地望着漪瀾堂的兩排電燈，明幌幌地映在水裏；而在

那電燈之下,有許多奇怪的怪物浮動着。

她們下了船,上了岸,一看自己的棹上,空然無一物,老B竟不知到那裏去了?但是她坐下不多久,而老B又竟回來了。

‘你們去了真久!’老B嬉皮笑臉地問。

‘唉,叫你好等,對不起呀!’密斯Y回答;密斯D和密斯T同時一笑。

她們這一笑,反把個老B笑得莫明其妙,心裏起了懷疑,但又不好意思問,更不好意思坐下。

原來老B自從她們划船去了之後,便覺有點坐立不安,攷察那石欄邊的大家閨秀,然而也研究不出什麼來,他偏偏不能閉上眼睛,這誠然是他的不幸,眼看着許多異性的生物們飄動,任何部份都可以引誘他。

這個世界,他竟以爲不是他自己的;在笑語中浮沉,而感到難以忍受的渺茫。

他也曾握過幾個女性的手，結果總是從他的握中溜了出去。他想着他是有靈魂的，所以他實在猜不透女性爲什麼獨對於他淡漠得很。

他忽然無聊地站起來，然而不久他仍然又無聊地坐下了。紙烟抽了一盒多，密斯Y們還不會來。不料正當這個時候那石欄邊的大家閨秀回過頭來，並且微微的一笑；雖只是微微的一笑，但老B却以爲世界又改變了，她居然會對他笑，立刻把先時不平的憤憤之氣拋到水中去了。

‘這笑應該是有意義的，’老B暗想：‘誰會沒事時傻笑呢？而且這笑當然是對我發的；因爲她是正望着我無疑。管她呢，試試看。’於時老B不自覺地往那邊走，離着她還有十來步，就嗅着一股比密斯Y的粉更香的香氣，他的骨頭幾乎酥

了。

那個大家閨秀穿的是粉紅色的印度紗旗袍，裏面是一件坎肩，兩臂的肉色，隱約地從紗中透出來，這很令老B高興。然而高興之餘却又有不滿意的存在，便是她還穿着一件坎肩，而使那兩個美妙的乳峯深藏不露。

她的如意式的髮髻顯白地印入他的眼簾，或者更可以說是印入他的心底。他慢慢地走到她的背後，但她這時偏又不回頭了，他雖是覺着燥急，然而也無法；於是假裝着看水上的人們那一副快樂而驕傲的態度。

他想去摸一摸那可愛的髮髻，在遊客們的眼睛監視之下，他終究不敢伸出手來，他有許多次剛剛把手抬起來，但立刻又放到別的地方去，可是那地方，他覺着並不是他應該放手的所在，結果還是

恢復原狀了。

不久，她似乎覺察着了，立起身來，把椅子往後移了一移，椅子腿幾乎碰在他的腳上，他未免一驚，而同時與她同坐的一位紳士的兩眼死瞪瞪地望着他，望得他毛髮聳然，好像這是一句無形的言語：

‘混帳東西，滾開！’他憤怒了，想去與紳士拚命，然而那紳士的態度現出太威嚴了，使他不覺地又氣餒下來；他這才離開了她向前走去，走到紳士的背後時，故意碰他的椅子一下，聊以洩憤。

老B匆匆地走過去，不到十來步，又慢慢悠悠地轉回來。其所以慢慢悠悠地者只是想多看那大家閨秀兩眼。如此往來了半個鐘頭，似乎厭倦了，便一直往前走。

及至老B轉來時，密斯Y們已經回到茶座了；於是他趕快湊攏來，誰知她們

一味對他嘻笑，未免令他懷疑他的秘密保守不住了麼，然而又好像不會。他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們三個人。

‘你僅站着幹什麼？’密斯Y用手巾捫着嘴說了這一句話。他猶如得特赦令一般，頓時就坐下了。密斯Y也不再說別的，從皮包裏掏出粉匣子全鏡子，自去擦粉去了。老B立刻把剛纔難堪的情形完全忘了，又細細地賞鑑密斯Y擦粉的姿勢，與竭力地嗅那粉的香味。

‘怎麼樣，我的肚子可餓了。’密斯T蹙着兩道灣灣的眉毛地說。

‘你叫夥計來就得了。’密斯D放下茶杯，將猩紅的兩片薄嘴唇張了幾張。老B的視線就由白粉上而轉到薄嘴唇的紅胭脂上。密斯T把腳忽然跌了跌，他的視線又由紅嘴唇上轉白帆布鞋上。直等到密斯Y開口了，他的視線才回轉來。

‘夥計!’ 密斯Y放下粉匣子和鏡子叫了一聲,立刻就有一個滿臉橫肉的夥計站在她的面前;她便又問密斯T們:

‘你們吃什麼!快點說呀!’

‘隨便得了!’ 密斯T回答。

‘隨便是什麼!我們就吃隨便!’ 密斯Y的這句話說得密斯D,老B,滿臉橫肉的夥計都笑了,而那夥計的笑容尤其好看,竟像一隻吧兒狗似的。

‘我要一個火腿東瓜湯.’ 密斯T只得說了,按着密斯D,老B,密斯Y自己都說了一個菜.但是等了許久,飯菜還不會端來,密斯T實在忍不住,便又要了一碟窩窩頭和一碟綠豆糕先吃着,及至飯菜端了來時,她的肚子也快滿了。

吃完了飯,四個人又坐了一回;密斯Y因爲還有一個約會,想先走一步,便叫夥計來算帳.帳條拿來了,一看,只三元一

毛五分。老B不知從何處來的勇氣，一手就把褲袋裏的錢掏出來，但是他太過慌忙了，竟連當票子也掏出來了。幸而密斯T和密斯D的臉望着別處，並未看見；然而密斯Y似乎把頭一歪，鼻子裏哼了一聲，這使老B感到如喪考妣地難過。

她們幾個人出了漪瀾堂向大門走來；密斯Y，密斯D，密斯T，並排着在前面，老B單獨地在後面跟隨着。

她們走着很齊整的步伐，六隻鞋的皮底擊着沙土地上，發出同一的響聲來。密斯Y在左邊，她的小黑皮包在暗淡的光綫之下搖動得特別厲害；並且還與密斯D和密斯T低聲說笑，這給與老B一種傷心的打擊。他想着，她們一定是在談論他，而且小黑皮包的搖動正是恥笑他是一個窮措大。他很願說出這樣反抗的話來：『窮算得什麼？當當又算得什麼？我

的衣服既不是偷來的,或騙來的;況且我若不受你們女性的誘惑,我何嘗需要什麼錢呢? 然而,又好像不知從何處來的力量壓迫他,使他開口不得,並且使他在未出北海大門之前,就恢復了他的老調子:‘管她呢!’

剛出了大門,老B加緊地走了兩步,對着她們說:

‘今天很對不起你們,什麼時候有功夫再見呀?’

她們僅僅點了幾點頭而已,未曾回一句話,便向西走去,老B失望了.他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了,失望地回到公寓,失望地躺在床上,而失望的心偏不使他一夜睡着一下。

四

近來，他覺着身體很疲倦，每天早上，都懶得不願翻身，牆上掛着的密斯 Y 的像片印入他的眼簾，才覺得有些氣力似的；但想起密斯 Y 的那副神情，便感到他的幻想終究是虛空的。他順手拿起一面鏡子，照了一照自己的臉，更使他以為他所預期的事是對的了。

由於一夜的失眠，臉上比平時更見焦黃；黃色還不大要緊，焦黃則實在不能不說是難看。兩頰也分外的瘦削，眼睛是暗淡無光；他不自覺地嘆了一口很長的氣。

‘我大概是無望了。像我這樣窮，又加

這樣醜，還有女性愛我麼？何況我不是鼎鼎大名的學者呢？其實，學問又能怎麼，可以當麵包吃麼？……’老B閉着眼，自傷薄命，不提防手一鬆，鏡子砰的一聲，搥個亂碎，他未免吃了一驚。

‘這可糟透了，我用什麼擦西蒙蜜，梳頭呢？「行船偏遇打頭風」，怎麼辦？難道今天只洗臉就出去見女人嗎？’他拾起一個碎片，拿着手裏想。

他忽然聽見房外敲門的聲音，腦中的思潮不得不暫時停止一會，但他不願理那敲門的人，及至第二次敲門的聲音起來，他才開口了：

‘誰呀？’

‘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是誰呀？’

‘老O！’他似乎着急了。

‘滾進來罷，用力推！’老B是死也不肯

動一動身,讓 O 先生自己去開。幸而 O 先生的力量很大,稍稍地一用勁,那門便順手而開,於是他就整到老 B 的床前了。

‘你也太不成樣子了,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大概昨夜晚有什麼非理的動作吧?’ O 先生帶說帶笑地打趣老 B。

‘狗屁!太累了,多憩憩再講;誰像你成天沒有一點心事,除了吃飯之外,就是睡覺,不然,怎麼會長得如此滾圓渾胖的呢?’老 B 正言厲色地回答。

‘算了吧,不用說了,你是不吃飯,不睡覺的;一心……一心只害着單思病,我勸你醒醒,別要裝別人的孫子。’O 先生說完,還將右脚在地上踏了一響,彷彿表示他的態度近來完全變換了,而將往日的一切都被他一腳踏去了似的。

‘我願意,我願意做女人的奴隸!’老 B 極其堅決地說。

‘這當然也是沒法的事,我也不能強迫你不願意;不過依我看來,總有點不值得吧?’

‘女學生那一點得罪了你,爲什麼近來忽大持其反對的論調呢?’老B搖了一搖頭。

‘得罪?’ O先生表示很輕視的態度,‘倒沒有得罪我,我覺得她們竟有些不夠人格.老實說罷,女學生不如窰子.’

‘狗屁!放你的狗屁!’老B幾乎掉下床來,因爲他說話時,用勁一跳。

‘這其中自然有個道理!’

‘你說,說不出來,我可不答應你.’

‘何必着急呢!’O先生冷笑一下,然後繼續着說:‘窰子,有錢就逛;沒有錢就不逛.你給她錢,她接你;你不給她錢,她不接你.真是痛快,直接了當.試問女學生何嘗不要錢呢? 然而嫖嫖嫖裝着像煞那

末一回事,什麼愛情,什麼組織小家庭……都是騙人的,沒錢時看行不行?今而後方知鑿子之高於女學生也…….’

‘侮蔑女性!’老B的頭抬起來有一尺多高,他的拳頭也伸出來,眼睛更是睜得滴滴溜溜的圓,彷彿正月十五所吃的元宵一樣。‘侮蔑女性!’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哈……’O先生對於他的義憤絕不在意,清高地打了幾個哈哈;這笑聲來得異常刺耳,老B猶其感覺不快。

‘我想你總有覺悟的一天吧?’O先生接着以前的話說:‘你若不信,不妨試驗一下,方知余言之非謬也。’

‘你不是人,你是畜牲,你知道戀愛與逛鑿子的區別麼?戀愛是正當的,是求精神與肉體的歸宿的,是靈肉合一的;逛鑿子是墮落的,是發揮獸性的肉慾的,是:

.....’

‘得了，得了，我知道了，戀愛是多末好聽而又好看的名詞呵！不過你要知道這僅僅是個名詞，不是實在事情……’ O先生仔細解釋他自己的主張。

‘胡！’說老B睡不住了，猛然翻身爬起來，一面穿衣，一面還在指斥O先生：‘你逛窰子也可以，然而你不應該侮蔑女學生，老O，你得明白女學生不是窰子呀……’

‘這不過是名分上的區別罷了；內裏，誰知道呢？’O先生也站立起來，說。

‘拿證據來’老B對O先生伸開了一隻空手，用科學家的口吻說：‘不然，……’

‘證據？太多了。我也不願拿出來。反正我現在是抱守這種主張：與女學生戀愛，不如弔膀子；弔膀子，又不如逛暗娼，逛暗娼，還不如逛窰子。因為窰子是公買公

賣,政府和法律都允許的,'O先生慢慢地述說:從腰包裏掏出烟盒來,點上一根烟抽着,那煙氣的飄騰,彷彿大可以助他的談興。

老B正在刷牙,沒有接着往下說,但是着實瞪了O先生幾眼;好在O先生已望着烟氣若有所思,大概是默想昨夜打茶園的樂趣,那樂趣漸漸地擴大,幾乎佔住O先生的全部心的領域,早把他剛才所發的謔言偉論忘個乾乾淨淨了。

老B刷完了牙,洗了臉;又叫夥計到對面密斯特H那裏借一面鏡子來擦西蒙蜜;然後又細細地摸巴黎粉,究竟是粉的功用不同,分明一個焦黃的臉,也微微地透出暗的白色來了。正在老B自己賞鑒自己的暗的白色的時候,突然房門又一響,於是這房中的沉默又被擊破了。

‘噢!夠了,漂亮哉!’剛進房的小M說。

‘真的嗎?’老B回頭望着小M問:‘唉,老了.’他用手去摸嘴吧,好像他的嘴上長了許多鬍子似的小M從老B的手裏把鏡子奪了過去,上上下下地照了一回,但他却不曾老,滿意地把鏡丟在棹子上。

‘喂,老B,何必這樣感傷,快樂快樂罷!’小M又開口了。

‘他大概又失意了!’O先生忽然回答。

‘那末,你呢?’小M打趣O先生。

‘我麼?大爺有錢就得意,沒錢就失意,算不了什麼一回事.’O先生直着脖子,眼睛對着天說。

‘錢能夠買動女人的心,這話我有點信不過去.’小M質問O先生。

‘對呀,有錢算得什麼;我需要的是女人對我的愛情,不是她對我的假意的殷勤;愛情是無價之寶.’老B贊成小M的意見,因為這正與他所想的相合。

‘買得出假意的殷勤就不錯；在女學生的身上費盡全身的精神，還未必買得出假意的殷勤來哩！’O先生絕不屈服於老B和小M，一味地主張自己新發明的學說。

‘呸呸！假意的殷勤值個狗屁！’老B大聲地指斥O先生：‘那完全是虛幻的，我們不應該在虛幻中生活，朋友，我勸你還是找一個相當的戀人罷，永遠如此墮落，未免不成事體吧？’

O先生居然有些像採納老B的忠告似的，然而老B剛剛把話說完，他的鼻子裏面哼了兩下，並且臉上浮現微微的冷笑。

‘老B的話也太過火了，何以逛窯子就是墮落呢？何以假意的殷勤就要不得呢？逛窯子之應當正與弔膀子一樣，我們必須就事實而論。’小M忽然幫着O先生

對老B提出抗議，這很使老B詫異。

‘請你說說事實罷!’老B只得這樣難小M。

‘事實是這樣，’小M端起碗來喝了一口茶，彷彿在講堂演說。‘現在一般女學生都是虛榮心極大，結婚的條件不外是外國留學生，臉子漂亮，手中富有，而且又須會獻媚。她們真懂得什麼叫做愛情？如果你沒有這種資格，你便休想在戀愛場中競爭。但是，……’小M說到這裏稍微頓了一頓，在棹子上拿起一根烟來點着抽，而老B與O先生都在張着嘴等他發揮新哲學。

‘但是，’小M接着往下說：‘老B，我並不是當面挖苦你，你的臉子不見十分漂亮，手中也不見富有，說到資格，還是一個普通大學裏學生，一樣條件都不合；你戀誰去，而且誰又戀你？即如我，也不盼望那

高不可攀的幸福。如果不自量時，恐怕就要摔……’

‘一定被女人玩耍的，而且還要失戀而死的，’O先生不等小M發揮完，連忙搶着說。

老B頗不以爲然，臉上表示出不聽的樣子，這更使O先生高興，因爲他以爲老B是屈服了。於是，他不顧一切，便又開口說：

‘所以，與其被女學生玩耍，何如不戀愛；與其花了冤錢，何如逛逛鑿子，實在的，逛逛鑿子，至少可以得到一點暫時的安慰。老B，我勸你，也改改故轍罷！’

‘不，不，你的話也不對。’小M說出這句話，O先生很以爲希奇，立刻打住了。

‘那末，你主張什麼呢？戀愛，你說是不行；逛逛鑿子，你說是不對；看你還有第三條可走的路麼？’O先生一面搖頭，一面質

問，而老 B 也附和着，好像忘記他剛才與 O 先生的怨隙似的。他們現在是合力同心共討小 M 了。

‘第三條路，’小 M 很勇敢地回答；‘當然是有，不過須要你自己去發現去。逛窯子是墮落的，侮蔑女性的，這是老 B 所持以反對的理由。戀愛是在乎資格，而且還要被人玩弄，這又是老 O 所持以反對的理由。自然，你們的話都是對的：我也都贊成。所以，我現在是走第三條路，即吊吊膀子是也……’

‘這條路未見其十分高明吧？’O 先生與老 B 同聲阻斷他的話，說。

‘我先說理論方面：如果某一個女性同我吊膀，她必定是很愛我，她的愛情必定是真實的，至少是在吊的時期。這不比與女學生戀愛強些？我們既然是雙方相愛，又都出於雙方的自由意志，這當然不

是墮落,更不是侮蔑女性了.至於,……

‘那完是獸慾衝動!’老B大聲疾呼.

‘戀愛不是爲的性交,逛窯子不是爲的性交,我問你?’小M並不急迫地反抵.

‘我沒說你呀!’O先生筆直站在小M的臉前指着說.

‘我這不過是連帶論及的話,我又沒有單提你呢!’小M氣吁吁地也向着O先生.

‘提到我就不行!’O先生將頭一擺.

‘提了你又怎麼樣?’

‘不行……’O先生剛說完這一句話,小M忽然向前走了一步,O先生似乎勢怯,向後略退.

‘算了罷,何必儘說呢?’老B看見他們兩人好像要動武的樣子,連忙解說,並且想把小M拉開.

‘我要評評究竟誰錯?’小M一手把老

B 推了兩三步,說。

‘管他呢,誰都有理,誰也不錯。’老 B 還是上前拉他。

‘對呀,’ O 先生趕忙辯護: ‘你有理,我也有理呀!’

小 M 聽了 O 先生的外面倔強而內裏屈服的妙語,氣才略略平些,又加以老 B 在旁邊‘管他呢’地勸着,便漸漸安頓下來,然而 O 先生的心裏是這樣想: ‘他並未將我駁倒,我也一樣有理。’他愈往這上面想,他就愈覺滿足,一回兒,簡直將一場爭鬪完全拋在九霄雲外,於是很坦然地坐着。

這小屋中是很沉寂,三人都沒有開口,只聽得對面的房門拍的一聲,接着是: ‘大太保傳令啦把隊收……’抑揚着。老 B 由沉寂中驚醒轉來,想起是吃飯的時候,因為他知道密斯特 H 下班回來照

例是進屋來首先唱這‘大太保!’的。

‘我們該吃飯了,對面的密斯特 H 回來了,’老 B 無聊地說,

‘你請客麼?’ O 先生很關切地問: ‘我是要叨擾的.’

‘請客倒是可以的,不過對不起你,當了三元錢的當,都花完了.’

‘幹了什麼?’

‘逛北海,遇着密斯 Y 密斯 T 密斯 D 們,請她們喝茶了.’

‘我說呢,你早晚是會被女學生冤死的.’

‘閒話少說,我們就在公寓裏吃罷,’小 M 阻止他們的話, O 先生也不得不贊成,因為公寓裏的飯菜雖不高明,然而總比自己掏腰包去買來強些。

他們三人吃完了飯, O 先生和小 M 都走了,分頭去修各人的勝業,房中於是

又只剩下老 B 一個人。

老 B 很覺着苦悶，感到這房間裏竟比往常還虛空。他好像沒身於虛空的大海之中，摸不着邊際。睜開眼，他看見牆壁上有許多奇怪的面容看着他，這面容浮滿了藐視的神氣，很令他討厭，但不一回，牠又漸漸地變幻，成爲一副笑態可掬的面容了，然而，也不能使得老 B 以爲這比先前的好些。

老 B 受盡了面容的欺負，於是憤怒了。他想用手去抓牠，但他剛伸出手來時，那面容又立刻消失了，只剩下可怖的四周的虛空，他又重復失望地將兩手垂下來了。

他缺少一件什麼東西，才造成這虛空的海，他想，缺少什麼呢？他的眼睛向四壁上張了一張，好像尋失物一樣，漫無目的。他的臉上慢慢地浮現出微笑來，因

爲他已猜出這房中之所以變做虛空的海者，就是缺少一個女性。‘缺少一個女性！’他無意識地大聲叫喊了。

一個女性應該是一個無盡藏的寶窟，他以爲從她的身上，他可以得着許多異寶，如微笑，安慰，稚氣的動作，脈脈的含情，溫柔的敘語……等等，如果這房中發現這末一個寶窟，還會冷酷，寂寞，呆板麼？什麼虛空的大海，他也不怕了，他都能夠平安地渡過，如此渺小的一個寶窟竟充實了茫茫的宇宙，使他希奇而嘻嘻了。

他是人，自然他也應有一個寶窟，然而，他尋了這些年，終究是一無所得。‘我就老死于尋覓之中了麼？’他常常問他自己，問不能言語的上帝。但這個問題總解不了，他十分焦急，又去問他的朋友去。

‘你得慢慢地找呀，機會自然會來的，’他的朋友常常這樣地欺騙他。他覺

得這種欺騙的話於他是毫無用處，他的心並不會因麻醉劑而甯貼的。‘慢慢地’，慢到什麼程度呢？他也知道他自然總有一次機會，但機會在什麼時候來呢，他却不知道。因為他常聽朋友們的欺騙的話的結果，更使他皇皇不可終日了。

所以，近來他是見一個女性，愛一個女性，彷彿一個乞討者，在大路上整日裡向人討錢，他雖不是向人討錢，然也一樣遇着冷酷的咤語的時候多。在從前，他是忍不得人們的咤語的，後來就漸漸地聽慣了，也就得過且過了。久而久之，他就倡立了‘管她呢，玩玩’的主義。自從採取這種主義以後，他的心當然可以甯貼了，不過潛意識裏仍埋藏深深的悲哀，不知在什麼時候，就要發洩出來，有時使他的心比未採取這種主義以前還更悲哀。

老B苦悶了多時，大概有點不耐了，

於是無聊地嘆了一口很長的氣，站起來了。‘上那裏去呢？’他問着自己，他想不出一個於他較為適宜的地方，但他又不願浸沉於虛靈的海裏，雖沒有適宜的地方，他也躲出公廨來了。

他走出公寓，首先看見的就是一座巍巍然的大紅樓，出出進進的都是一些混資格的大學生。‘上班也好，’他隨着這個意念便走進紅樓。

這座紅樓好像一個巨大的魔鬼，他自從在這裏走動以後，精神漸漸地傾向于頹喪了。他曾經這樣咒詛過：‘我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魔鬼的掌握呢？’

今天似乎不是禮拜日，否則，他又要受號房的冷語的奚落了。他看了看功課表，正是英國文學史，他的弛緩的心絃陡然地緊張了，竟支不住自己的身子，向後一仰，正靠着一個手拿鉛筆，抄功課表的

身上,幸而那位先生的身體頗為偉大,還頂得住;然而究竟吃虧不小,門牙的縫中已隱隱然滲出血來。

老B又忘記一切了,拚命地往樓上跑,走近二十八教室時,似乎裏面寂無一人,不像上課的樣子;推門一看,果然,空空然連鬼毛都沒有一個,這很使老B納悶,只得去問站在樓梯邊的圓臉的校役:

‘J教授今天告假嗎?’

‘沒有,早上班啦!’那圓臉的校役淡然地回答。

‘怎麼二十八教室裏,一個人都沒有呢?’

‘換了教室了,在三十二教室裏。’

‘大概是今天剛換的吧,我還不知道哩!’

‘兩禮拜了。’

‘... ..’老B沒有再往下說,一溜

煙跑向三十二教室裡去了。他一進門，兩眼一陣發花，面前盡是張着嘴的死臉。很使他害怕。他再朝講台一看，J教授拿着一本厚的洋裝書，不住地指指劃劃，聲音特別柔和好聽。

密斯 A 坐在第三排上，寂靜地坐着，彷彿專心聽書似的；然而，手裏却有一面擦粉的小鏡子，不時還要照一照，老 B 推得教室的門一響，大家自然向那裏一望，密斯 A 更無意地一笑。但這一笑，在密斯 A 固然是無意的，在老 B 方面，則以為裏面定有緣故；於是覺得已經滿意，便找個地位坐下。

老 B 坐下了半天，沒聽見一點兒聲響，大概他的整個心都注在密斯 A 的身上了。及至他的心從密斯 A 的身上移至功課上時，這才知道自己忘記帶講義來。他不得已想找一個有講義的同學共坐。

抬頭一望，恰恰第四排密斯 A 身後有一個空座，他立刻紅着臉湊近前去。

J 教授正講得起勁，做出種種優美的肢勢來，他講到安諾德，般那德，並提到他所做的一篇文學論。

‘那篇文學論，’ J 教授放下書，說：‘做得真是巧妙，大概你們有的都已讀過了。他不像一般文學家，對文學下一個死死的定義，而以譬喻來說明，譬喻最容易使人了然的。他以為文學家正如一個戀愛者一樣，戀愛者因為被對方的美麗，溫情……所感動，彷彿得着一個奇跡，不能不向知交宣示出來；文學家也是這樣的，他受了靈感的促迫，發現另一個美妙而希奇的世界，不能不傾吐出來。這種傾吐便是文學作品了。’聽衆嘻嘻地一笑。

‘說到，’ J 教授故意停頓一回，輕輕瞟了密斯 A 一眼，‘戀愛者為什麼不能保

藏自己所發現的奇跡呢？無非是受了感情的驅使罷了。感情真是無上的威權者。’他又瞟了密斯 A 兩眼。

‘文學的園地是公開的，沒什麼階級，也正同戀愛的國土相似，國門並不懸着有什麼禁條，像上帝的十誡似的東西，在那裏，皇帝可以愛乞女，乞女也可以愛一個皇帝。至於教師愛一個女弟子，算不了什麼。——’他再想瞟密斯 A，但他的目光剛射到第三排，密斯 A 趕緊低頭了，只聽得一陣‘哈哈’從大眾的口中浮出來，J 教授的臉色不自覺地變了顏色，於是再拿起書來講。

老 B 真氣着了，連話都說不出來，而且因此沒有吃晚飯，然而公廩的老板却高興了。

五

大概老B是更窮了，從他不常說‘管她呢’這句話上，可以看得出來，以前他是想管而不能管，現在則並那想管的念頭也沒有了。

再當當罷，他自己曾爲自己這樣打算過；但箱子裏，已是空無一物可當，雖然那裏面還塞滿了不少破的襪子，破衣服之類，借錢也可以，不過他猛然想起正月十四那一天的情形，沒有再向人伸手的勇氣。

那一天，他也是被窮困所包圍着，他竟決定假拜年的名目去借錢，從上午九點跑到下午十點回來，手裏仍然‘空空如

也’，所得的成績是串了許多親戚，朋友的大門，說了許多無謂的恭喜話，作了許多無謂的恭喜揖罷了。不過他却發明一條避債的定例，這於他似乎不至沒有一點用處。大概都是等他剛進門時，主人便迎之上座，茶煙俱全，於是什麼‘天氣很好’，‘那兒逛逛去’，等類的話便不斷地從主人的嘴中吐出來，使他無從開口借錢。但他好容易拉到窮上，主人的臉立刻變了，眉毛也繃成一團了，天氣也壞了，也不勸他出去逛逛了，倒好似他是向人討債來的。及至他和主人表同情時，主人早已笑逐顏開地請他吃點心；吃點心的用意自然是除了可以塞他的嘴以外，還似乎能贖不借錢的歉仄。

最妥當的辦法莫過於寫信往家裡去要，他想，自己的母親究竟是自己的母親，終歸是比路人待自己好些。然而，家鄉

正在開仗，久已無音信來了，而自己也早已未曾寫信去，還不知家鄉是什麼情形。不，不能寫信要錢，他忽然轉變了念頭，他決定自己受窮，待些時再說，反正窮不能比鎗還厲害，大概不至逼死人的。

然而公寓的伙食，已經欠了三個月的錢了！這怎末辦呢？躲債吧？自然是躲避爲上策。自從那天起，他便常常地在圖書館裡看書了。一來可得好學之名，二來又可收避債之實。

圖書館中，未免太寂寞了，這又與他的性質不相近。他以為，整日與陳死人在一處，實在太不可耐，他的兩腿便把他搬到閱報室裡。閱報室裏的報並不多，閱完之後，依然無事可做，不得不賣呆，或者再去細細地研究各報中的廣告。可惜廣告也有研究完的時候！

因爲他常常看報的結果，自以爲是

闕關了一條生路，就是做點稿子投到各報的附刊上去。小報，他嫌卑了自己的身份，大報，須得名人介紹，稿子雖是寄出不少，但結果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更不見登載。

他的稿子雖是不見登載出來，但因此看各報的附刊特別細心。久之，他從一個最著名的大報的附刊上，發現一篇文字，這篇文章忽然將他的久已熄滅的生之火焰煽動起來，使他立刻恢復從前的態度，而一種憤憤不平之氣充滿他的胸腔，簡直不能夠呼吸了。

那篇文章是：

J 教授之無恥

A 女士

身為全國最高學府的教授，應該是若何敬重自己的人格，不料竟這樣的無恥；除了本人坦負責任外；學校當局也不能辭其咎，因為他對

於我的行爲完全是一種侮辱，換言之，也是對於我們全體女性的一種侮辱。

我絕對承認戀愛不是罪惡，寫情書更算不了罪惡；不過他戀愛我，寫情書給我却是不可赦的罪惡，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我是他的學生，而且我並不愛他呀！他時時用強迫的手段逼我——這是不是一種罪惡呢？

所以，我只得把他逼我的最後的一封情書公佈出來，請社會上的人們看看，並且請求一個公判：

他讀到這裏，幾乎暈了過去，把報紙死勁地揉成一團，想把牠撕成粉碎，但他又不忍撕牠，這篇文字是密斯 A 作的，不應該不去細細地多讀幾遍，況且他要讀完牠好去打抱不平。

‘最親愛的 A —— 我這樣稱呼

你,不止一百遍了吧?你好像厭惡這種稱呼似的,不管你厭惡也好,喜歡也好,然而我還要叫一聲,我最親愛的A呀——我是怎樣愛你呵,勝過我愛宇宙,愛人生,愛我自己,我覺得那些都沒有什麼價值,實在不抵得你的微笑!我看見你微笑時,我以爲我是跪在天父的腳下,而受他的摩撫一般!

在講堂上,我總要拿眼輕輕地瞟你,你該覺得吧?幾乎不到五分鐘我必得看你三回,我很知道我的這種舉動是會被人覺察出來的,但我顧不得那些,我寧可犧牲我這不值一文的大學教授的位置,或者就是我的性命,我也可以捨棄,只要你明白我的心思所在,而可憐我這孤獨的人兒,我便萬般滿足了!

反對我的人們當然是不少呀！他們所以反對的理由，無非指我們的戀愛爲破壞道德，有傷風化罷了，其實，內在的原因恐怕只是嫉妒吧？無論誰，都有借維持風化的名目來嫉妒別人的戀愛之心，即使他們沒有這種心，並且是眞想來維持風化，也未見就對，我不是早已再四對你說道：‘戀愛的國度裏是無禁條的，無階級的’麼？教師愛一個學生，學生愛一個教師，乃是極平常的事，我不怕他們反對我，我想，你也不怕他們反對你的。

你得愛我，無論如何！你說，‘我愛你！’我料想你的決定會愛我，我對你實在是十萬分的誠懇，百萬分的忠實，千萬分的服從，萬萬分的景仰，你若不愛我，你這一輩子就不用愛

別人,也不必再愛別人,你一定會感到失却我之可惜的.你得愛我,無論如何!

你應該仔細地算計一下,不要懦弱,與社會奮鬥,打倒我們的敵人!風化算得什麼?我簡直不懂!我最親愛的 A 呀,我在這裏吻你了!你覺得麼?你不久就是密昔斯 J 了!

我最親愛的 A 呀,趕快給我一個答覆!一個滿意的答覆!我已經預備一切了,預備我們倆營共同生活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你素來所願望的.你的朋友,必定會嫉妒你的,當她們看見你與我結婚的時候.

天使們爲我們祝福了,看見沒有?你必得愛我,你必得與我結婚,無論如何! 你最親愛的 J.
拍的一聲,桌子幾乎拍破了,老 B 這

才知道打着的是木頭，並非 J 教授，手上熱刺刺地，覺得有些麻木，但他已顧不及這個了，還是再往下看：

讀者看，他的這封信是不是威嚇的信。他完全是逼迫我，他說，‘你必得愛我，必得與我結婚，無論如何！’是對不對的？我為什麼無論如何要愛他，與他結婚？我有圓滿的人格，我有我的意志自由，他能夠把我怎樣？一個男性應該用這種卑鄙而惡劣的手段向女性求愛，求婚？何況他是我的教師，我是他的學生。我真不知道他在社會上如何能算做一個人。可恨極了，我就這樣答覆你！

他將那篇文字看完了，不足，再看一遍；到第三遍的時候，他以為這世界竟不成一個世界了。忽然，他聽見一種聲音：‘對呀，J 教授太無恥了！’他立刻抬起頭

來尋覓那種聲音,但是四圍盡是白灰牆,什麼也沒有,這才知道那聲音是自己的口中吐出來的。

他睜起兩隻圓眼,釘着對面的白灰牆,他最覺着痛心的就是那信中的‘你得愛我,無論如何’一句話,密斯 A 是天下難以尋找的美人, J 教授憑的什麼資格能使她愛? 教師愛他的女學生,那真是喪心病狂的行爲,況且他還說:‘你得愛我,無論如何’呢! 密斯 A 的答覆是再好也沒有了。本來,他能把密斯 A 怎樣? 他這樣想。

‘我非得治治他不可,爲自己,爲密斯 A’他自語着;慢慢地將附刊從報夾子中抽出來,折了幾折,裝在褲袋裏面,走出了閱報室,往公寓裏走去。

在路上,他覺着什麼東西都變了樣,樹木,石頭,等等竟不似前幾點鐘現得好。看,公寓的大門也不行,頗使他厭惡,尤其

是飯菜更不滿他的意，然而也不敢罵駭計，因為怕公寓的老板討賬。

他只得忍着一肚氣吃了兩碗悶飯，腦子裏不住地打算怎樣治治 J 教授的方法。第一步，應該做文字響應密斯 A 而罵 J 教授，罵得越刻毒越好；第二步，應該聯絡幾個素日與 J 教授反對的人鼓動開會，要求學校當局辭他的職務。但這兩件工作不是一個人所能勝任的，須得找幾個幫助的。老 O，小 M，K 君，他搬着手指算。他搖了一搖頭，自己說：‘不行，人數太少了。’

‘還有，’他沉思了一回，忽然若有所悟：‘密斯特 H 和密斯 L 哩，他們也都是反對 J 教授的。夠了，夠了。’不過人數雖是不少，然而須招集一下。K 君住在西城，小 M 和老 O 未必能在家，密斯特 H 固然就在對面，可是還不知道他肯幫助不？密

斯 L 當然是按照密斯特 H 的意思做,不必去徵求。

這招集人的問題,都不十分地難辦,做文字也容易,但有一件最要緊的事却使他焦急,就是身上已經一個大錢都沒有了。雖然是這種招集不是開什麼茶話會,然而也不能不預備一包茶葉呀,況且寄稿的郵費呢?倘若公寓的老板又來討債,逼他,豈不更於事業的前途有很大的妨礙麼?這真是一個先決的問題!

老 O 是一個吝嗇鬼,他不願找他;小 M 與他一樣,縱有錢,也不會存留的;密斯特 H 和密斯 L 雖然都慷慨,都富足,但他又不好意思對一個泛泛之交的同學開口,歸結是 K 君可以商量。

天氣究竟是早秋了,他在向西城去的洋車上很感到一點涼意,他的一片熱心腸被微風一吹,似已漸漸地冷淡了。街

上的行人並不很多，沒有什麼可以咀嚼的事，所以，他就墜進他自己所造的夢境裏去。不過，今天却很奇特，夢境總不很圓滿，彷彿他的前進的路上有許多障礙。

許多障礙之一是J教授，攆走了J教授，就除去一個障礙，然而他想起‘許多’，則不免又有點失望。這確乎是不了的，一輩子的的工作只在對付情敵上。他這才明白結過婚的人之不能做出偉大的事業，是因為所有的心情俱用在防守自己的妻子的手段上，不顧得別的什麼了。王君原先不是很有志氣的麼？看他結婚之後消沉的態度，便是一個好的例證。‘管他呢，’他猛然推翻以前的思想：‘誰知道將來怎樣，過了今天再講罷？’他於是又輕快了。

車剛走過金鯨玉棘橋，好像他的些許輕快掉到水裏去了，重復回到以前的

情況。一個人爲什麼要結婚？爲什麼結過婚以後就沒用了？他這樣問着自己。他所得的答案是因爲女性是一個蝕人的性靈的魔鬼。然而，這答案在他以前早有人說過的。

他希罕人們偏愛侵蝕人的性靈的魔鬼，人真是不可理解的生物！想到這裏，他也啞然失笑了，因爲他正是愚蠢的人們之一，他被女性迷惑或者比別人更甚。

到了B君的門口，他急忙地跳下車來，緊急地敲了幾下門，裏面就出來一位口啣着烟捲的老媽子。

‘B先生，在家麼？’他迫切地問。

‘沒有吧？’老媽子極其輕巧地回答。

‘你瞧瞧去，我有要緊的事，我姓B’他怔了一怔之後，說他以爲，這可糟透了，他果真不在家，不但所有的計畫完全不行，而且今天夜裏的車錢也沒法給。

‘慫等等罷!’老媽子說完之後,就把門一掩,自己進去了,她慢慢地踱到K君的面前,說外面有客來會。

‘我不是早對你說過,有客來找我,就說不在家麼?’K君剛剛湊好清一色的萬子,整個心鑽進麻雀裏,連眼皮都懶得抬。

‘我告訴他慫沒有在家,他說有要緊的事!’老媽向着坐在K君對面打牌的密斯Y說。

‘姓什麼?’

‘什麼B吧?’

‘他有什麼要緊的事!’K君說到這裏停住了,因為他的清一色只差一張五萬聽和,而徧徧抓來的是張六萬。

‘怎麼樣?請他進來吧?’還是K夫人等得不耐煩,問他。

‘那末也好!’

老媽得了命令出來請老B,老B好似得了特赦一般的舒服,立刻跟在老媽的後面,往裏走,伸進了堂屋門,覺得腦袋哄的一響,滿眼裏紅綠亂閃,而同時像許多語聲向他投來,他有點支持不住,及至腦筋清浙時一看,原來密斯Y和密斯D和K君夫婦四人正在又麻雀,這很使他悵惘,密斯T沒來,豐滿的輪廓所在以及腥紅的薄嘴唇固然可以恣意地賞鑑,但穿白帆布鞋的小腳趂,則無處領略了。

‘密斯Y和密斯D早來了嗎?’老B忍耐了很久之後說的。

‘是的,來了多半天了。’密斯D隨便答應着,密斯Y僅僅將頭點了一下。

‘你來什麼要緊的事?’K君回頭望着他說:見他站在旁邊,於是叫老媽子拿一張椅子來讓他坐下。

‘也沒有別的事,報告你一件新聞。’

他坐下了。

‘關於誰?’ 密斯 Y 忽然急感興趣地問,還沒等到他的回話,眼睛由牌上移到他的臉上,又由他的臉上移到牌上,來回不止三次。

他於是端起剛倒來的茶,喝了一大口,向他們講述新聞了:

‘還不是 J 教授,他真不要臉,他愛上我們的同學密斯 A 了:… …’

‘這誰都知道的.’ 她們同聲說,彷彿輕視他所得來的新聞缺少興趣似的。

‘固然,’ 他又接續着以前的話: ‘密斯 A 可不愛他呢? 一個教師愛一個女學生,已經夠不要臉,何況還老着臉皮寫信給密斯 A,逼迫着她非答應他的婚約不可,誰知那封信,竟被密斯 A 發表了,就在那早報的附刊上.’

‘真的麼? 密斯 A 的態度究竟怎麼

樣?’ K君淡然地問。

‘誰還說假話?密斯 A真可以,回答他的話太妙了,我想,除了她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說,敢說。J教授的信上有這末一句話‘你得愛我,你得與我結婚,無論如何!’密斯 A說的是‘我徧不愛你,徧不與你結婚,無論如何,看你能把我怎樣?’本來呀,他能把密斯 A怎樣呢?’他搖頭幌腦地好似一個冬烘先生背掌故一樣。

‘我就不相信別人不敢說那樣的話,’密斯 Y把打出去的六餅使勁一拍。‘如果我爲密斯 A,我還打他的嘴吧哩!’

‘你真厲害……’ K夫人笑了,密斯 D斜睨了她一眼,隨即用手去摸右邊的頭髮。

‘那自然,’他悔恨他說錯了話。‘密斯 Y必須另當別論啊!’

‘你打的什麼?’ K君撥了 K夫人一

下。

‘四萬!看見沒有?’ K夫人不耐煩了。

‘和了,和了,三番,萬字清一色!’ K君提起嗓子亂叫。

‘清一色?’大家都瞪起眼來看 K君的牌,果然一點破綻也沒有,真是十足到地的清一色,於是大家忙着數錢,又忙着彼此埋怨,鬧得老 B 悶悶地開口不得。

K君的面前立刻堆滿了銅子,這使他很羨慕,但金錢終究敵不得美人,所以他還是看密斯 Y 和密斯 D 的時候多,而看錢堆的時候少。

‘你們這幾天見過密斯 T 沒有?’他沉默許久之後,居然找着一個他們正在砌牌的機會說。

‘她呀?... ..’密斯 Y 只說了這一句話,密斯 D 笑作一團,引得 K夫人也跟着傻笑。

‘什麼?’ K 君問,老 B 因爲不明內裏的原因只得呆望他們。

‘她不好意思出來見人?’ 密斯 Y 對着手中的牌說。

‘是不是和密斯特 C 訂了婚?’ K 夫人很覺着自己聰明。

‘那也沒有什麼?’ 老 B 想替密斯 T 解說。

‘比訂婚還不好意思,’ 密斯 Y 不理會老 B。

‘那末,爲的什麼呢?’ K 君追問,忘記將手中的牌打出去,被 K 夫人打了一下手才記起。

‘說起來話長,’ 密斯 Y 看見密斯 D 碰了發財,忽然把話停頓了,然而經不住老 B 們再三催促,便接着說:‘密斯特 C 愛她,這是你們知道的;他對她求婚,你們也當然知道;她不是拒絕他了麼?其實,她

是愛過他的,而且與他訂過婚的。’

‘訂過婚?’老B很驚訝地截斷她的話。

‘是的,不過後來她反悔了,但是那密斯特C總希望她能回心轉意;所以有一天,他故意地對她說,他請她交還他的信,他也將她給他的信交還,這原是一種試探的高壓的方法,誰知她竟答應了,並且立刻把他從前給她的信找了出來,遞給他的手裏了,……’

‘太令人過不去了!’K君慷慨地嘆了一口氣,老B也這樣以為密斯T太令人過不去了。

‘第二天,密斯特C悲傷地去到密斯T家,送給她一包東西,大概是信件之類,她坦然收起,毫沒有憐惜的意思,他要走了,他請她送出大門,他越想越氣,走下台階,就叫她攏去說句話;可是她剛攏去,他

伸出手來，一邊一邊打了她的嘴吧。她直哭直喊，他可跑遠了。’

哈哈，這滿屋子裏都充滿了笑聲，尤其密斯D笑得腰疼，但老B却極其威嚴地沉默着，以至於她們想到他有什麼不快之感似的。

‘以後，’密斯Y忽然提起笑聲說：‘她的父親知道了，想對他施一種報復手段，她的母親不肯，結果算是白打了!’

‘白打了!’其餘的三個人，除了老B，都這樣應了一聲。

‘這件事，’老B彷彿演說一般的指畫着：‘以我看來，密斯特C太無道理了。別人先愛你，後來不愛你，你應當給予人一種懲創麼？愛情原是有變遷的；至於我……’

‘你怎麼樣?’密斯Y逗他。

‘我是別人不愛我，我也愛她，永遠地

愛她,如果我真是愛她,懲創只能施之於敵人,不當施之於我愛的人,你們說對不對?’

‘對了!… …’K君回答,無意地瞟了密斯Y一眼。

‘無論如何,這總是密斯特C的錯,’密斯Y的手在輕輕地搔着頭髮。

‘那倒未必,假使密斯T愛他,何至於挨打呢?’久已不開口而只是笑的密斯D說,大概是她記起她的印度紅的長嵌肩被她撥濕了的仇恨吧?

‘你知道她爲什麼不愛他?’密斯Y提起質問:‘不愛他,就得挨打,誰叫他生得那樣不漂亮,又那樣窮得可憐呢?即使你是密斯T,恐怕你也不會愛他吧?’

‘密斯Y的話,固然有一半是對的,’老B不得不激昂地爲密斯D說話,其實是替他自己辯解,‘不愛他並不該挨打。

不過，不過他的醜而且窮未必即是使人
不愛他的原因，愛情是無條件的！’

密斯 Y 也不反駁，僅僅冷笑地哼了
一聲；老 B 便覺着好像芒刺在背。

‘愛情恐怕還是有條件的吧？’ 密斯
D 見老 B 下不了台，只好溫和地指正他
的錯；徧徧他不懂隨風轉舵的處世妙訣，
以爲密斯 D 也在譏諷他。

這時，只有麻雀牌的聲音乒乓地奏
出真正人間的不調和的音樂。

老 B 陡然起了這個念頭：他想出家
當和尚去。他開始感到女性是太難對付，
尤其是女學生；不但要漂亮，而且愛錢，真
是奇怪，卑污！蘇曼殊說：‘女子留學，不如
學髦兒戲。’ 他比曼殊更進一步，‘女子
讀書，不如當妓女。’ 因爲那樣，她們正可
以有漂亮而富足的觀賞者呀！不幸的是
老 B 除了不漂亮，還加無錢，和密斯特 C

一樣，不出家怎麼辦？他望着他前途的希望之光只往下消滅。

抱不平，他也不願打了；反正打還是無益，密斯 A 不會怎樣感激他，縱然感激，未必會嫁她。他想到這裏，不覺吁了一口長氣：‘完了，完了，出家當和尚去！’

他立刻覺得心酸，彷彿就要出家的。他看了他們一眼，他們都作鼓正金地打牌，看牌的人已經要當和尚了，他們居然不知道似的，人們原來是互相遺棄的。

他想哭出來，但他又不願示弱於人；他暗示他自己不應該在他們的面前哭泣，因為他們將以他的哭作取笑的資料，他甘心忍耐，——忍耐到女性死絕了之後，再哭泣。那時，自必無他們對於他的哭之鄙視，雖然也一樣無憐憫。痛快，那倒是真痛快。

女性那一天才能死完呢？他終不能解答這個問題；就是當和尚，不能說永遠不碰見一個女性，況且也非妥當的辦法。然而，因為密斯 Y 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和密斯 D 的腥紅的薄嘴唇的引誘，歷兩點鐘之久，妥當的辦法依然沒有想出。

但是，再歷兩點鐘之久，他反倒舒適了；‘管她呢，玩玩罷！’這主義像春草一般滋生，頃刻填滿了他的心域的全部。

六

老 B 陪着她們把牌打完了,並且還送她們上車回家,總算是禮節周到之至了。

然後,他才匆匆地對 K 君述他的來意,不到一刻鐘的時間, K 君繃了五次眉頭,他怕他的希望不成功,簡直像乞丐似的哀懇 K 君. K 君却說:

‘唉,老 B 你這何苦來呢?我勸你還是安分的好,犯不着,你真能把 J 教授抬走麼?我試問你,你就是抬走了 J 教授,密斯 A 就愛你了麼?’

‘這是爲正義而戰,我已經決定犧牲了. J 教授太無恥,他簡直欺侮密斯 A. 我

不問我能抬走他不,只問我抬不抬,至於抬走之後,她愛我與否,那是另一問題,現在還談不到。」老B堅決地辯護。

「密斯A又不是你的什麼姊妹,費這種氣力,結果一定不討好;我並不是阻難你,因為我見到的地方,不能不告訴你,免得你怨我。」

「已經決定了,」老B竭力睜大眼睛說:「寧可犧牲——我現在手內沒有錢了,這是真的,請你多少借給我點。」

「那... ..」K君回答;但「那」字之下究竟是怎麼樣,他說不出來,好像這句話宣告斬刑似的截斷了。

「不久就可以還給你,因為我現在是等錢需用,公廩錢倒在其次,零用錢真不得了... ..」

「哦,哦,你知道我的手中也是不很寬裕的——我問你,你打算怎樣抬J教授?」

K 君抱歉地說。

‘方法麼？還說不定；第一步預備做幾篇攻擊 J 教授的文字響應密斯 A；第二步就召集同班會議——這兩件事也都要你幫忙的。’

‘這兩件事，’ K 君點了一下頭：‘我可以替你出力，不過……，’

‘然而錢也得要你借給我才好，不拘多少，’

‘那末，’ K 君忽然沉吟了一會，‘我這裏只有五元，你拿去用罷！’

老 B 見他把一張五元花旗銀行的鈔票從馬褂的口袋掏出來的時候，好像吃了一杯冰激凌一般頓覺得心裏完全輕鬆了。於是，他站起來，要走：K 君並不留他，一直送出大門。

大門打開的聲音一響，將夢中的洋車夫驚醒了轉來，立刻知道這大概是那

位坐車的先生出來吧，趕緊起來。及至他剛下石階，那車夫便高聲問：

‘您才出來呀！’

‘噢！’老B怔住了，不覺發出這個驚訝聲。

‘您一進去，就沒出來；車錢也沒給，好，我可老等着您。’

‘好吧，你再拉我回去罷！’

‘那我等了這半夜怎麼算？’

‘反正給你錢就得了。’老B說完，就跳上車子，催着車夫趕快走。

車夫似乎比來時走快多了，他覺着，而他的心更是輕鬆極了，幾乎不能想什麼，飄飄然地，即飄到了公寓的門口；他進了自己的房子之後，從褲袋裏將剛才借來的鈔票拿出來，交給夥計去破開，車夫給五毛大洋，鈔票在眼前一幌，夥計的沉鬱着的臉立刻浮泛出歡喜，而且說話也

分外乾脆了。

夥計把餘下的四圓五交給他，他也懶得看，隨便又往褲袋裏一塞，便問夥計：

‘H先生在家麼？’

‘早睡啊！啊咯！’夥計曲了身子一下。他不自覺地笑笑，他笑的是自從他把錢用完以來，久矣夫不見夥計對他說話曲身而‘啊咯’了。

‘明天早上對H先生說，我有一事要找他；還有一件事，就是請O先生和M先生到我這裏來。你知道他們的住處嗎？’

‘知道，不是四方公廨嗎？’

‘對了，請他們務必來，要緊。’

夥計出去了，老B便拿起筆來想做點文字，因為第二步方法既已預備完竣，這第一步方法實在不能不立刻實行。

但是寫什麼呢？他非得拋開別的，專

來想想應該說的話不可。應該說的話太多了，然而從那裏說起呢？況且他的腦筋中這時完全裝滿了什麼一些密斯 Y 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和密斯 D 的腥紅的薄嘴唇又加上密斯 T 的穿着白帆布鞋的小腳楦，這些東西全把他的腦中所存在的東西擠出去了。

‘密斯 T 真是可憐！’他慨然地嘆了一聲，將剛拿起來的筆放下了。因為密斯 T 而聯想及密斯 A，覺着這篇文字又非做不可，於是頹喪地重復拿起筆來。

他沉思有半點鐘之久，便在紙上寫着：

我的不平鳴 B

我讀完密斯 A 的‘J 教授之無恥’以後，不知從何處來的勇氣逼我寫這篇不平鳴的文字。

大學教授多了，沒有像 J 這樣

‘無恥’而不够人格；真的，我只看見他是大學教授中的敗類，‘害羣之馬’！

戀愛我並不反對。然而，他和密斯 A 戀愛，我是十分反對，因為 A 正是他的學生，他不應該愛他的學生：誰能承認他的行為是對的麼？

況且密斯 A 不愛他，討厭他，但他偏偏不知趣，除了寫許多無聊的情書獻媚外，還用些卑鄙的手段威逼她。可見他不是真心愛她了。姑且假定他們倆能夠戀愛，我也不主張她和他好。

像這種‘無恥’，不够人格的教授，學校當局不至任其胡為吧？社會上也不能讓他輕視女性吧？我們為學校計，為社會計，為女子教育的前途，為解放運動和社交公開計……無論為什麼什麼計，我們對於他實

在該有一種懲治：否則，他將越發胡爲了。

總之，他不應該愛密斯 A，尤其不應該用威逼的手段來使她愛他。我們且看學校當局怎樣處理罷！社會的公論如何罷！

他寫到這裏，意思似乎完了，不願再往下寫，實在也寫不出來，於是把筆放下。然後，他重復讀了幾遍，覺得這篇文字並不見佳妙，而且許多想得到的意思都還未達出；但因爲不能寫得更好，只得拉倒，姑且寄出去再說。

第二天，他起來很早，叫夥計把信寄出之後，無事可做。院子裏靜悄悄地，沒有人聲，同學們都在熟睡未起，到密斯特 H 門口一望，門兒緊閉未開，他的一顆心好似懸在萬丈的山岩上皇皇無定。

因爲他的褲袋裏有錢，所以才想到

上奶油舖去吃些早點，順便買早報看看他的雙腿也受他的命令了，立刻把他的身軀搬到義和居奶油舖，打開早報的附刊，頭一篇文章就是響應密斯A的，這使他很爲驚訝，竟有比他自己還敏捷，還熱心，還顧公理的人。自然，那篇無非是恭維密斯A一頓，再說許多門面上的公平話，然後把J教授罵了個狗頭噴血，至於這文字的內裏是否也和外表一樣，那只有天知道。然而老B高興了，因爲有人和他表同情。

老B忽忽把那篇文章讀完了，吃點心也覺得很痛快了，便回公廨去。他走到密斯特H的窗下，聽見屋裏發出一種絮絮的聲音，知道這一定是密斯O和密斯特H談話。他想硬着頭皮進去，但恐他們倆不高興，不進去，機會不可失。後來，他終究決定進去了。

他在密斯特 H 的房門口故意地咳嗽兩聲，並且輕輕地敲了一下門。

‘密斯特 B 吧？請進來罷！’ 密斯特 H 的聲音說。

於是乎他跨進房門了，果然，密斯 C 是在那裡；她見他，微笑地欠身招呼。密斯特 H 不過剛洗完臉，長袍子還未穿起。

‘你們該知道 J 教授所鬧的笑話吧？密斯 A 真是厲害，然而她也有他的若衷，因為她本不愛他呀！J 是自找沒趣，他簡直太沒有人格了，我們的學校不應該有這種無人格的教授。我想，同班當然有個會議，請求教務長免他的職。你們說對不對？我是特爲此事來找你們二位的。’

‘很好，’ 密斯特 H 一面穿袍子一面回答。‘我也這種想法：害羣之馬，不能讓他久留……’

‘我早知道密斯特 H 是會贊成我的

主張的：這原來是不平啊！‘當仁不讓，我們青年是應該如此。’

‘這樣辦好了，你今天快去約幾位同班，越多越好；明天就出佈告開會。我想，同班之中，爲這件事是沒有不到的。總之，這一回無論有什麼犧牲是在所不辭的。’

‘對了，’老B興奮地說。‘我寧可犧牲一切！’

‘密斯特B的精神，我是十分佩服得很！’密斯特H竭力恭維老B一頓。

‘慚愧，慚愧！’

‘走罷，’密斯C忽然拉了一拉裙子和褂子，對密斯特H說：‘時間不早了。’

‘真的不早了。’密斯特H看了看手表接着又向老B說：‘今天因爲有個約會，不能多談，待會見罷。’

他見密斯特H既然有了約會，當然不能久留，便只得告辭出來，回到自己房

裏來。約摸有一刻鐘的時候，O先生和小M來了。O先生見了老B，開口就問：

‘請我們吃飯麼？一大清早就叫人把我找來，你須得賠償我未睡早覺的損失！’

‘賠償就賠償，’老B挺了挺腰，說‘大爺有錢，不在乎！’

‘老O不要胡扯，讓他說明白。’小M扯了O先生的褂子一下，意在叫他閉口。

‘不是別的事，，老B轉身過來向着小M，‘就是密斯A和J教授的事，我想幫密斯A的忙，把J教授撵走。’

‘原來是這件事呀！’他們兩人一齊回答：‘我說是什麼要緊的事哩！很容易，不過，幫了你的忙你用什麼報酬我們。’

‘這又不是我自己的事，報酬你們什麼？’

‘我可不幹!’ O 先生首先發表意見。
‘我來折中罷,’ 小 M 忽然又做了和事老, ‘我們也不指定硬要什麼報酬, 你也不好意思不給。如果事成立之後, 密斯 A 和你要好時, 你也得替我拉攏, 不能獨占。’

‘那也可以吧?’ 老 B 只得假敷衍。

‘至少, 現在請我們吃一頓再說。’ O 先生似乎還有點固執。

‘吃一頓, 也算不了什麼! 不過你得聽我的指揮!’

‘什麼? 指揮?... ..’

‘老 O,’ 小 M 忽然大聲叫喊起來了: ‘這那行? 那裏能一頓飯就賣身呢?’

‘不是那樣講, 所謂受指揮者, 是大家決定的方針, 他應該遵守而須努力實行。’ 老 B 便這樣辯解。

‘這是自然的。’ O 先生趕緊答應, 生

恐怕老 B 不請他吃飯似的。

他們三人於是上四季春去了。

他們在飯棹上，所議決的進行的方法，是由老 B 領銜請級會委員會明日下午四點鐘召集會議，O 先生担任邀男同班出席，小 M 担任邀女同班出席，至於報告開會宗旨，和提議案，都歸老 B 做。

在諸事辦妥之後，老 B 便坐在房中盼太陽落山，天色快些黑暗，然而這偏不能讓他滿意，使他的皇皇無定的心更其皇皇無定了，好容易如願以償，而間壁房裏又打起麻將來了，什麼三筒，三餅，三萬之類的聲音攢進他的耳朵，比殺他還覺得難受些。

招集緊急開會的佈告貼出去以後，引起多數同班的注意，因為大家想明白緊急事項究竟是什麼，所以下午四點鐘第二十五教室裏面聚集了不少人，老 B

們早已佔住頭一排最優勝的地位等待着。

級會委員報告老B們的信件之後，大家才明白原來是爲的J教授和密斯A的事件，大家的心中充滿了憤激，比老B不相上下。

老B起來發揮了，姿勢很優美，說話時的聲音很溫和，大家都靜心地聽：

‘諸位同班，這件事，本來不算什麼，然而影響却非常，我們似不應該容忍。戀愛原是正當的，但有限制和自由和道德。我試問：教師可不可以愛他的學生？姑且拋開此層不問，但他對於密斯A的態度，是太壓迫了。他給她的信件，大概同班們在早報附刊上見過，那信中的話是多末無道理，不夠人格？爲什麼密斯A必得愛他，爲什麼她必得嫁他？像這種無人格的教授還能任他胡鬧了麼？總之，我們不能

坐視不理，爲我們的學校的名譽計，爲扶助弱者計，絕對對他要有種辦法。’

老B說完坐下，接着是一陣鼓掌聲，他在掌聲中，感到十分的滿足。

繼老B而起來發揮的是O先生，繼O先生而起來發揮的是小M……於是滿教室議論風生，莫衷一是，但終究通過驅逐J教授的決案，因爲只這一點是大家相同的。

至於主張驅逐J教授的理由，歸納起來，無非是因爲他上課時太不顧及學生方面，一點教授法也不知道，而且又有不正當的行爲。方法則是先拒絕他上課，使他自己覺悟，後向教務處請求，無論如何，總得辦到。

照各種會議的例一樣，主席還未宣佈散會，而會衆們哄的一聲搖動了，許多人頭向門外亂擠，老B自然也是其中之

一個。

老 B 的心很高興，第一步計畫不是實現了麼？恨的是密斯 A 沒有出席，不然，也叫她知道他是爲她如何出力，見義勇爲呵！

不用說，房中的一切又都改換了面容，好像都在歡迎他，慶賀他成功似的，然而他並不因此多吃一頓飯，因爲他的心裏的空隙早被那些飄渺的希望填滿了。

這一夜，他徧徧睡得很安穩，安穩到覺得這個世界猶如被忘卻似的。不過卻做了整串的夢，幸而還不怎樣噩法。

七

大家都似乎暈暈然，想睡一覺；無如在教室裏，躺不下去，而站立在講台上的教授正在講得起勁，手指亂劃，然而，僅僅亂劃，對於他們的瞌睡，沒有妨礙，可以給他一個狗屁不理；不過他的一對眼睛梭巡，好像搜查他們的秘密，却使他們頗不可耐。

各人幾乎聽自己的呼吸，只得直挺挺地呆望，窗外的陽光，懶懶地從窗隙中射進來，耀得人的眼發花。

‘你們知道資本主義的最大的目標是什麼……’教授提起質問了，但是沒有回響，張着嘴，矜視着他們的鼻子。

‘這你們都不知道!’他接着說:‘無非發財而已!’

‘碰,碰!’不知那位先生的口中急促地叫出。於是滿教室裏盡是哈哈的笑聲;就是那位威嚴的教授也只有‘筊爾’了。

‘你,’教授抿了一抿嘴說:‘快點去睡覺罷!何必在教室裏來受這罪呢?‘反正你只有一副腦筋,裝了紅中,發財,白板……便不能裝資本論,經濟史之類,’

立刻就有一位胖巍巍的學生起來,並且不言語地向門外走,大眾的目光歡送他,直等他把門關上,才回轉來。

他出了教室,精神清爽了許多,直着腰,呼了一口很長的氣,覺得舒適多了。

他慢慢地走出校門,忽然聽見後面一陣人聲囂嚷,越來越近,竟追上了他,他

被這一陣人潮一衝，幾乎有點立腳不住；幸而自己很胖，還不至於立刻摔倒現眼。

‘胖 G，這小子。’ 猛然地背後有人這樣叫他，並且還拍了他肩一下，他才不得不回頭張一張。

‘老 B 你不用怎麼！我不和你鬧！’ G 說。

‘這個胖小子，我要鬧你呢！’ 老 B 擠着眉毛說。

‘今天又有什麼高興的事，拿別人開心！’

‘這事麼，也可以，你知道我們班上有個 J 教授麼？給我們攆跑了。’

‘真……’

‘他愛密斯 A，我們就不容他愛。’

‘醋，吃醋！’

‘放屁！’

這時，一羣人已經下了石階，應該分手走了。當 G 轉身的時候，還聽得見‘放屁’的餘音嫋嫋在空中顫動。可是他無理，因為他急於回公寓歇午覺去。

老 B 並不回公廡，強迫着 O 先生和小 M 上公園去。不知什麼緣故，他們倆竟不答應。

‘到底去不去？’老 B 拉着他們倆的衣服說。

‘去不去本無問題，不過……’O 先生想走。

‘我今天實在有事，對不起！’小 M 也搪塞。

‘我生平最怕聽什麼‘不過’和‘對不起’，因為那實在是令人討厭的字眼。’

‘你不知道，’小 M 很堅絕他的主張，‘我的大表姐今天過生日，我不能不去一下——老 O 簡直是故意搗亂。你就去

玩玩，待一回，好一齊到教務長那裏去啊！’

‘你要真有事，’老B回答：‘你去你的；老O絕不能推辭。’

‘好，好，我去。’O先生於是降服了，於是他們三人又分道而行了。

薄弱的斜陽，照在寥闊的園中；更顯得沉寂，淒楚。老B和O先生繞了幾圈，覺得得意與索然，頗不可耐。其實，那頗不可耐的原因只是缺少風流的女遊客以飽他們的眼福。

‘無聊呵！’老B慨然地嘆了一口氣，這很使O先生驚訝，因為他從沒有看見過老B這樣做過。

‘無聊麼？還有比我們今天攬J教授的事更無聊麼？’O先生問的。

‘那不算無聊，那是正經事！’

‘好個正經事！假設當事人不是密

斯 A … …’

‘我仍然這樣做!’

‘如果密斯 A 永遠不愛你 … …’

‘管她呢, … …’

‘白費心血,倒不如花錢去逛,痛痛快快。’

‘… …’

老 B 沒有回答,心思別有所屬,呆望對面土山頭上的殘照, O 先生也只得隨着他去望;但他因為急於想到前門外去,所以緊緊地迫老 B 快些出園,上教務長那裡。

老 B 本不願採納 O 先生的意見,但終於採納了。

他們兩人去教務長那裡,教務長把他們痛快地申飭了一頓,他說,他們攆教授也並非不可,不過總得先知會他一聲,不能當場就給人下不來,這種行爲,完全

不對的。況且攆 J 的理由也不充分，如果以爲他真有不好的行爲在講堂上，有什麼證據？

於是他們兩人非常懊喪了，但這懊喪不能使教務長看着可憐，因爲他還是接着往下說。他又說，他想，他們之敢於這樣動作的，其中定有別的深一層的原因。J 教授大概是不再到學校裏來了，這功課教誰來教呢！他們發難者不應該不負點責任。並且他說完之後，請他們回去轉告大家，學校當局自有相當的辦法。

老 B 和 O 先生惘然地出了教務長的大門，各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不豫之色，而這不豫之色的確是由心的深處浮出來的。老 B 一直回公廨，彷彿受了很大冤屈，不能伸的一樣。O 先生則依然到前門去。他剛出了前門，覺天地竟變了樣，適才的情境只是一個噩夢。及至他進了他

常常足跡不離的清吟小班的門時，連噩夢也消失了。

自從他發表那篇不平鳴響應密斯 A 的文字後，那早報的附刊上便天天充滿了關於密斯 A 和 J 教授事件的文字。加入這場戰爭的，除了許多血氣未定的‘弁髮小生’之外，還有幾個名學者和名教授；真是旗鼓相當，鬧得滿城風雨。老 B 就在這風雨中亂滾。

誰說世間上沒有公理，人類缺乏正義？你看，大學校長也忿怒 J 教授了。至於忿怒的真實原因，是由於三個維持禮教的正人君子之流聯名寫的一封信。

向來拿錢不問事的大學校長，也於政治活動之餘，提筆寫了一封申飭 J 教授的信，可是 J 教授不服，要質問他。結果，不但 J 教授沒有質問成，反從教務處又接到一封另請高就的信，當然這事無法

挽回了，連累了幾位幫他說話的教授。

J教授去職之後，公理和正義又暗昧了，因為很多人替他抱不平，以為這種懲罰太重了，與孔老二的中庸聖道不合。‘過猶不及也！’很有許多原先反對他的正人君子之流這樣嘆氣，那早報附刊上，因此來，論調又為之一變。

這古國的民衆的神經都是有點異常的，不但能清淅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且還能清淅的猜透別人所做的事。所以，不久，老B也和J教授一樣受到攻擊了。

那攻擊的理由是他必是和J教授吃醋，不然，他萬不會這樣為密斯A賣力的。教授戀愛學生固然不可，學生戀愛學生同等地不可，學風上因此會受影響的。

然而老B見他的目的達到了，早已

快樂得想上天，對於別人的攻擊，滿不在乎，‘管牠呢’！於是 O 先生，小 M，K 君，密斯特 H 等，都來向他賀喜，他居然坦然受之。

老 B 預備請客了，因為他剛接到家裏寄來的錢，時期是星期六晚上，地點在華英番菜館。

他慷慨敲了幾下盤子，正當大眾吃得笑呵呵的時候，玎玎的聲音立刻播到各人的耳朵裏去；於是大家只得戀戀不捨地放下刀叉，懶洋洋地抬起頭來，望着他。

他感謝來賓對他幫助的盛意，說了許多極盡禮貌的套語，吧；……吧地的掌聲便響來了，快樂的笑聲充滿了一屋。

就在老 B 宴客的第二天，最高學府的佈告處出現了一張輝皇的佈告。許多人圍着看，那佈告是這樣的寫着：

查本校此次風潮俱由 B 某一人煽動所致似此梟張學風殊受影響着卽開除以維校譽而做來者此佈

校長口口口

不久,觀衆都淡漠地散去了,心中沒有留一絲痕迹,不過在無事可說的時候,無聊地把牠當作談料消遣罷了。

老 B 知道這件事,已經在下午四點鐘;他不大相信這事是真的;因爲他始終就沒有預料出來,然而事實偏那樣不可改變,佈告在老 B 的眼睛中依舊是一副醜態,殊爲恨事之一。

他實在哭笑不得了:‘怎麼辦呢?’他自己問着他自己,但是他回答不出來,於是他找 O 先生們, O 先生們不在家;再到教務處去問,教務處已經不辦公,須等明天,四面俱是鐵壁,他衝不出去。

最後,他只有悶在房裏,悶對着床,悶

對着密斯 Y 的像片,以及一切。

‘學校是上不成了,’他對着牆上的功課表這樣自己想:‘走向何處呢?我煽動風潮,然而別人也居然受我的煽動,回家去?家?我怎麼對母親說呢?’

他實在不能安坐,於是起來打旋子,由房東頭跑向房西頭,好像賽馬似的無聊地轉,但終於沒有轉出什麼來。

‘回去也好,我不是又見着我的表妹,她該在想我吧?真正會想我的大概只她一人了,不過,我總得先對密斯 A 說一句,我的委屈完全是爲她,她若明瞭我,就是校長鎗斃我,我都情願,何況僅僅開除呢?學校多着呢!’他努力繼續以前的腦筋活動。

忽然,那功課表上的文學史跳入他的眼簾裏,暗示他明天可以趁密斯 A 上課會一會,所以他立刻覺着興奮,因爲這

是最後的一面，關係非淺。他恐怕臨時忘記，趕緊在‘文學史’三字上面畫了一圈紅叉以爲記號。

果然，因了紅叉叉管事。那堂‘文學史’的課，他竟悲傷地去聽講；在他還未出公廨大門的時候，肚內已經預備許多話和她說。

但是事實永遠是和理想相反對的；他從學校的聽差口中，知道‘文學史’的功課自從 J 教授走後，停講業已有三星期了。

密斯 A 是無緣再見了，他自以爲別的人雖是可以話別，但是無味得很，他又覺着。

本來，老 B 早已是一心只惦記着密斯 A，以至於吃飯，喝茶，都彷彿密斯 A 在旁邊，尤其是做夢，總覺着正要抱着她狂吻，而她偏不讓他吻，還以怒眼相向，但即

使怒眼罷，他也不以為就可恨，已經有好幾夜了，他抱着一床被窩當作她，如此他睡得很舒適，雖然第二天醒來不免有點疲乏，然而也不算什麼；無論如何，總比直挺挺地睡着強些。

他自從採取這種辦法之後，倒沒先前那樣毫無着落了。至於密斯 Y 等等早已被排斥於他的腦外，所以他願再見見密斯 A，她縱然對於他怎樣無情，這種幫忙的好意，該不至於不接收罷。

他想，他實在應該去拜訪她一次，好對她傾吐他的心情。‘我應該去！’他久思之後，忽然這樣大叫；‘我應該去！我太懦弱了，太不敢表現自己了。這那行？密斯 A 是個女孩子家，我不找她，她怎好意思找我麼？’於是，他便不再思索，立刻叫夥計僱車，到她家去。

他的思想差不多跑得像車夫的腿

那末快,從戀愛到結婚,從結婚到生育,從生育到死亡……,及至他到了她的門口,早又回到戀愛上了.他下車,去敲門;可是好似冥冥中有什麼東西阻止他的手與門接觸;經過許久掙扎之後,雖然聽得拍拍地兩聲響,再回手,也來不及了.

大門業已打開,他的眼前現出一個矮胖胖的人.

‘先生,找誰?’那矮胖胖的人仰着臉問.

‘找,……’老B從懷中掏出一張片子,誰知這片子竟是很髒的,想換一張,然而沒有了,只得把這張交給他,說:‘找A小姐!’

‘找小姐麼?’矮胖胖的人望着他的眼睛.意思是說,他有點不配.

‘是的,我是她的同學.’

‘同學,您有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我們的小姐在打牌呢，我可不知道，……’

‘你說一聲好了。’老B趕緊阻攔他的話，並且現出一副搖尾求憐的面容來。

‘好罷，我看看去。’他說完，便把門掩上，向裏面去了。

老B研究門上的銅環，心中很不寧貼，好像有什麼不好的預感似的。不幸這預感的確又有實現的可能。

老B的腿都差不多站酸了，那位矮胖胖的人才蹣跚出來。

‘先生，……’他輕蔑地叫。

‘怎樣？’老B衝口而答。

‘對不起您哪，’他冷笑。‘小姐沒有功夫見您哪。’

‘不是，’老B直着眼看，或者要看出

他的中心隱藏的是些什麼。

‘對不起怨哪!’他又冷笑,不等老B回答,吧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老B頓時有點凄然了,幾乎想哭出來,同時眼皮也辣辣地,也要流淚終於他忍不住,兩行清淚便慢慢地流至臉頰以下。可也奇怪,這兩行清淚,比平常的分外苦,苦到他不敢再嚐。

他在黑暗的圍中哭泣,他以爲世界上將從此沒有光明。世界上還有孤獨者所走的路麼?什麼奮鬥,努力……統統是欺騙人的,他自己指着自已說:‘你是個被遺棄者。你何必去惹人呢?人們並不希罕你的心的貢獻,人們還怕沒有人去當她的忠僕麼?你真是傻子,傻得這樣可憐!’他的一條新買來的麻紗手巾完全濕透了。

他彳亍地向前走,不想回公廩去,但

也不願在外面徬徨,於是他順着牆根溜着。

忽然他的前面有一個黑影搖幌,好像吊死鬼似的,他的根根毫毛都豎起來了,身體便覺着一陣抖顫。

然而這一陣抖顫之中却有幾分勇氣,因他的心中那時是這種意念:‘鬼也算不了什麼?活着有什麼意味,倒不如變做鬼好了。現在,密斯 A 居然比別人更遺棄我,我還不死嗎?’

他既已決定要自殺,所以就收住了哭聲,但是鼻涕流出鼻孔來有二寸多長,他不顧及髒不髒的問題,大着胆子往前緊跑兩步,那搖幌不定的東西立刻愈現愈大,並且還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響,他又停止了。

終於他明白了那搖幌不定的東西是一顆大楊樹,這才放下心再順着牆根

溜着，及至他溜到楊樹的前面，抬起頭來望了一望，除了沙沙的聲響以外，竟無別的動靜：

‘也罷！’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氣說：‘倒是吊死的好，免得受人遺棄，我自己先遺棄自己了。不過吊死並非那自殺的好方法，太難受了。’

‘好方法！’他離開那楊樹了，兩隻手向前伸張着，大概是已經尋覓着什麼比較少痛苦的方法吧？‘投海！的確這是好方法，海裏不是有無數失戀的同伴們麼？’

他來什剎海邊了，便在一個石欄上坐着。那塘中的水被月光照着閃閃發光，引誘他去投入她的懷抱，他沒有什麼動作，有兩點多鐘，終究他勝不過水中月影的誘惑，竟解開衣服的鈕扣了。

但他解開鈕扣之後，又有點躊躇

了，因為他猛然悟到什剎海雖名為海，並不深而且大，只是一個泥塘，未必能淹死人。即使能淹死人罷，死後灌滿一肚皮的泥湯，是太不值得了。所以他又要考查這方法，究竟是否是好的問題。

在無意識中，他的手觸着頸上的領帶，不安定的心大動而特動起來了。他又想到這一層，他的死是無多大的關係，不過這領帶實在不應該也隨着他葬送於泥塘裏。去年來北京，表妹為繡這領帶，不是趕了一夜麼？據說，後來她因此得了病哩！

他回憶起他的表妹送他北上時的情形，那真是一個慘痛的離別呵！他到北京以後足有一個月食不甘味，但再以後，却‘管她呢’，另尋快樂去了。

這真是一種相當的報復，你遺棄人，人也遺棄你；而這種報復是他應該領受

的。他明白這一點，所以只有埋怨自己。但心情的逝去正與時光之流一般，永遠不會回來的，埋怨終於只是埋怨而已。

他要懺悔懺悔他自己對於他的表妹的不忠實。誰知懺悔的力是這樣的脆弱，並不能像一道鐵閘，可以阻止心情的逝去。他竭力掙脫密斯·A所給與他的印像；然而那印像偏偏越深，而且更顯著了。

最後，他跪在石橋上了，求愛神的拯救，超脫；秋的深夜中的寒氣侵入他的體內，便不住地戰慄，並且他的心中好像有了冰塊，充塞得難受。

冷的月光從樹葉的隙中射入白磷磷的石橋上和他的緊閉着的眼皮和臉上，襯得泥塘的情形萬分的淒楚和無聊。

遠遠地起了一陣狗吠聲，急促而嘹

亮。這陣狗吠聲中還夾着細微的清淅的更聲，於是他從懊悔的繩索中掙脫出，預備回公寓去了。他站起來了以後，整理一下衣服，徘徊地奔向他自以是黑暗的牢獄的公寓中去了。

他決定南下了，所以立刻着手清理一切；僅僅留下幾封向 O 先生們告別的信，逕直往東車站去了。

北京似已近乎他的第二故鄉；他頗有些戀戀不捨之意。正陽門樓子在他的心中佔有一個很崇高的地位，他願再能回來，再來這第二故鄉度優遊快樂的歲月。

他到了車站，時間過於早了，於是就在站門外徘徊；望見那古舊的門樓，不禁許多往事在腦海中湧。正當他偶然抬頭直看的時候，遠遠地有一個穿長坎肩的小生物移動，她漸漸地前來，他也就漸

漸地看得更真切。經過多方的揣測之後，他敢斷定那一定是密斯 Y。及至他的揣測證實了，他的瘦削的雙頰紅暈到頭頂，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羞羞答答地像少女搽了胭脂。

他雖是不願見她，因恐她追究他所以出京的緣故，然而又很望和她談談衷曲；因為爲了密斯 A，自己受了一身的委曲；而密斯 A 還不知道，所以想有一個人出來替他宣傳。他紅着臉，硬着頭皮等着她的到來。

大約還不到三丈遠吧，密斯 Y 向他微微的一笑，這一笑幾乎使老 B 站立不穩，他不見女人對他笑，確實有一個多月了。

‘不想碰到你，’ 密斯 Y 走攏來之後說：‘真巧！’

‘是的，’ 老 B 恭而敬之地回答：‘我

也想不到；我以為，我們從此就……’

‘你到那去？’她忽然表現出詭異的神情。

‘我……我要回家，’他覺着他的秘密或者被她發見了似的，只得實說。

‘那也很好！’她又微微地笑了。

‘……’他說不出話來，‘很好’二字無形中成了一根利箭直刺入他的心底，只有慘然地點點頭。

在他的眼中，她是比從前更活潑，活潑得猶如一隻小麻雀，或者可以說是玲瓏得猶如一隻玻璃的茶杯。

他的眼光直閃閃地照在密斯 Y 的臉上，她覺着這可怕，因為使她憶起曾經為她瘋魔的 G 的眼光，她謹慎地回頭瞬了一下，見剛才緊緊跟她的一個男子並不在後面，於是就打算走了，便對他懇切地說：

‘請你原諒我，我還有點小事要先走一步，我也不送你了。’

‘不必客氣！’老B立刻躬了一躬身子說。

她於斜睨之中掉頭進前門了。

老B望着她轉身，和行走，和進了前門，但是他還以為不夠，更須嚼嚼談話的餘味。

開車鈴把他從迷夢中驚醒轉來，他幾乎想再回到公廡裏去。這真是一種分外的寵遇，然而事實警告他說：‘你必得走！’他違不過事實的命令，惘惘然地上車，使他留戀北京的心更其加深一層了。

他竭力整理北京生活的斷片，從密斯Y到密斯A，他沒有一點可以成功的希望。許多失敗的暗示（他以為是暗示，其實是顯明的很！）的襲來，他對於事實

就很覺討厭了。‘我之所以不成功者，俱是事實害我！’他無聊地在車中自怨。

八

暮色漸漸地濃厚了！

車跑得飛快，好像努力追逐什麼似的，顛播得座客猶如吃醉了酒一樣，東搖西幌，老B的腦筋本來已經十分困憊，簡直覺得支立不住。

三等車中全是尺多寬，兩尺多長的木凳，而且又是兩人合坐，直挺挺地睡覺，固是事實上不可能的；就是打盹，也非容易辦到，然而他的一雙眼皮絕不聽他的命令，時時刻刻合攏去，他竭力往上下開展，但好像有人使勁按着，一動也不能動。

烟氣瀰漫於全車廂中，霧氣騰騰，幾

乎彼此難以看清彼此的面目；尤其那一種從旱烟管中發出來的老葉子的烟味，沉重而惡劣，並且還不容易消散。

無聊充滿了每個人的心田，除了似醒非醒地假寐外，別無事情可做；然而却有兩例外，就是，緊靠車門的紅鼻子的大漢，頻頻地鼾聲，和他的對面坐着喂奶的鄉下女人斷續地唱着催眠歌。那位女子的兩片厚嘴唇無力地顫動着，她的視線却注於那個大紅鼻子，因為牠也和她的嘴唇同樣地顫動。

但這種沉寂的情形是不能持久的。大約五分鐘以後吧，在鄉下女人的背後，就有兩位還帶細細的頭辮子的鬍子先生很合節拍地談起天來了。於是，她的注意點立刻由大紅鼻子移到他們的嘴上。

‘現在，也真不成世道了！’裡邊的一

位先開口說，並且將旱煙管輕輕地在椅子腿上碰了幾碰。‘越鬧越出奇了。’

‘可不是麼？’外邊的一位趕緊回答，而且接着還長嘆了一聲：‘咳！’

‘男女，本來，是，分別的，你看，他們，現在，竟一樣了！’

‘您知道女人也有剪辮子的麼？後面梳得光溜溜的，簡直和小尼姑一樣。’

‘什麼？辮子，也，是，可以，亂剪的？’

‘我說的是女學生。’

‘女人，讀書，本來是，多餘的；但是，因為預備，理家，學着，寫寫，賬，也原無，不可；誰知竟，學着，剪掉辮子？難怪，我，常常，看見成羣，成羣的小尼姑，在街上，亂跑；……’他又碰了兩下旱煙管。

‘那就是女學生呀！’

‘你，不要，看錯了，我啊！我也，曾經當，過維新黨咧！我在，二十，年前，就主張，男人應

該，剃了辮子；我着實，勸過，他們一番；現在，他們，反罵，我是，頑固派，氣得我，偏不，剪掉我自己，的辮子！’

‘是的，這完全是先覺者有激而爲！’外邊的一位趕緊點頭，躬腰，表示五體投地似的佩服。

‘我倒，不是，有激而爲，只是，因爲，他們並不，真個剃光，像和尚，一樣，留得長長的，而且，梳得，光光的，實在令我生氣。’

‘那着實有些令人看不過去，不料女學生也學着一般下流東西辦。’

‘女學生，也學着維新，真不知道，將來，中國，會變，做什麼樣子，殊不知，女人有，三德：婦德，婦言，婦工，我活了五十年，沒有，看見過，還有，什麼，婦學，婦運……’他說到這裏，覺得很碍口，因爲他似乎記得‘婦運’之間遺漏了一個字，只得一面裝旱烟管，一面思索。

‘是，是，’外邊的一位立刻提醒他：‘婦女運動太不成體統了；好好的現成飯不吃，偏要自己出來做事；你先生想，如果事情給他們，豈不糟糕了，還會有我們的天下麼？’

‘對，對呀！一個個，女人，都出來，做了事；教我們男的，去幹，什麼，呢？難道，我們還反，要她們，養活，我們不，成？’他的旱烟管早已裝好，立刻從斗裏冒出一股濃烈的旱煙氣。

‘這話一點都不錯的；所以我的女兒只叫她念念女兒經，女四書，絕對不許入學堂；女人一入學堂就壞了，是不是，…？’外邊的一位說到這裏，停住了，意在徵求他的滿意的贊成。

‘自然嘍，學堂，是只能，教壞，不會教，好的，還有一件事，可恨，可恨之至！就是男學堂的，我也，痛心，疾首，好好的國文，不學，偏

學些什麼，鬼子文，念起來，怪難聽。」他的左手拿着烟管，右手伸出來一個指頭，指着外邊的一位鼻子上說。

「他們的鬼胎，我都猜得出，學好了鬼子文，預備當亡國奴去！」外邊的一位搖着頭，微笑地回答，自顯其理想高妙。

這個理想本來不算不高妙，竟使他瞪着眼睛，說不出話來。正在這個時候，氣笛突然鳴的一聲怪叫，將他嚇了一驚，而同車的座客個個都不自覺地一怔。

老B從昏夢中驚醒，懶懶地抬起頭來，見車中有些騷動。鄉下女人的懷抱中的小孩，正張開小口哭喊，她在抱撫他。紅鼻子的大漢瞪着眼考查那小孩子的頭，並且他的鼻孔還像先時那樣顫動，一陣亂紛的咳嗽聲之後，便是濃濃的煙氣。

他感到困乏了，他覺得他的身子竟不是自己的身子，而身上面的頭也竟好

像從死尸上借來的一樣，格外沉重而不合適。在這種混沌的狀態中，他伸了一個懶腰，而且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才比較舒服一點。

然而，剛纔的夢境，仍未消失，猶在枯澀的腦內盤旋。眼角上不自覺地流下幾滴清淚，彷彿這淚是爲密斯 Y 們流的，但又彷彿是爲自己流的。不安定的心中突然憶起歸宿的問題來了。

這問題真是難以解決；他的故鄉雖是有一個母親，然而他不能歸宿於那裏；北京吧，是比沙漠更荒涼，連母親都沒有。‘還有那裏呢？’他自己問自己，終結是什麼地方都沒有煩惱的絲一層一層地往他的身上纏，使他幾乎無掙扎之餘地了。他慘然地又閉上困乏的眼皮。

他的眼皮終究不能永遠緊閉，這是他的不幸的大根源之一，因爲這樣，他時

時有些憤怒,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憤怒的是什麼,只知憤怒而已.雖是這憤怒之火焰熄滅得很快,然而不是怡悅.

既然不能緊閉眼皮而與外界絕緣,他於是索性睜大些,去觀一切.車中的世界是這樣的狹小,使他的慾望不能滿足,而况又是那樣的單調?

當他的眼光射至討論男女問題的兩位自以是先覺者的身上時,他們幾乎想到這少年大概是發瘋了吧?坐在他對面的乘客因之頗懷疑懼之念.

車中情形漸復歸於沉靜,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一副死的面容,就是大發議論的自稱爲維新過的先生,吃到第五袋煙上,精神也有些頹喪了.

老B被困於這種環境裏,那憤怒火焰是難以持久的,五分鐘之後,他的心絃又弛緩.‘管他呢,還是打盹罷!’他的心

裏想，立刻他也與別人一樣，像死鮎魚似的張着口，仰着頭，去繼續以前的夢境了。

這車好像負了傷的野獸一般，不住顛播地向前進行；經過一夜的奔跑，竟到了揚子江的北岸了。老B只得隨着衆人下了車，過江，找客棧住下。

究竟是江南，風景特別有種意義，尤其對於久離故鄉的遊子。天色慢慢地昏暗了下來，輕弱的寒風吹在人的臉上，並不似北方的那樣乾冽而刺痛。老B從店房中出來，走在萬家燈火的街上，身心都頗覺輕鬆，深感這次歸來真是必需似的，對於他個人。

一條短短的街市走完了，就是江岸。隔江的一切深藏於模糊中，難以認識。不可言說的寂靜充塞於江上，他幾乎以為自己是徘徊於荒漠的平原上。寒氣從毛

孔中鑽入，身體竟有些戰顫顫的。

從江岸回來，已經快到午夜了，由一家小酒館的門口經過，肚內於是感到空乏，嘴吧也怪癢的。他自己立刻勸自己且暫時尋點樂趣罷，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兩條倦疲的腿子勉強把他搬進那酒館之中了。酒客們早已散盡了，他可以算是牠的最後的光顧者。

他要了四兩白玫瑰酒，一個人自尊自酌，倒也有特殊的風趣。吹了很久時間的江風的結果，臉上原是冷冰冰的；及至兩杯酒下肚之後，臉上突然熱刺刺的起來了。久已枯槁得像陳死人似的面容現出淡淡的紅雲，潤澤得比肺癆將死的人的迴光返照還秀麗而可愛。

立刻，他又覺得他已回到他所失去的青春裡，輕飄飄的身心，不但舒適，更為興奮。四兩白玫瑰喝完之後，似乎支持不

住漸漸地有點頹然；但他又要了四兩酒。

‘這大概是四年前吧？’他仰着頭想起他有一次喝醉了的情狀：‘自己醉得在床上亂哭，表妹在旁邊削梨，也不知道是梨好，還是削得好，有生以來，從沒有吃過像這樣又香又甜的梨，而且這梨又確乎能解酒，酒雖解，偏裝沒醒，然而梨終究是有限。’

他自然很想再有梨吃，然而沒有表妹削，況且他也不好意思亂哭了，這真完全是一個夢，飄渺得有如天空中的雲烟，可是他希望他能細細地追尋，縱然不會實現，再親切一次，未嘗不是怡悅的事件之一。

然而他又記起他的表妹勸他的話，喝酒是傷身體的，於是慘然地對着酒壺嘆了一口氣，表示對於她的歉仄，但是酒

壺不是表妹,並不會因他抱歉而來安慰他,於是,他又舉起酒杯了,而且不止一次,直把酒壺倒乾爲止。

他終究支持不住了,覺得胸口跳動得利害,連忙算完酒賬,蹣跚地下了樓,回店房中去。一覺醒來之後,他才知道自己是睡在店房裏,枕頭上已濕了一大片,那其餘的都和未醉時一樣,不見有什麼異樣的痕迹。

間壁透過斷續的笑聲,像游絲一般,隱微得須停止呼吸才能聽見。五分鐘之後,這笑聲頗有擴大的趨勢,板壁也巍巍地有些發抖了,在靜夜中,奏出極合節拍的音樂,可惜這音樂不大悅耳。

老B憤怒了,他以爲這完全是一種侮辱,爲他所不能忍受的。強梁者侵襲了一個無能力的女性,算不得什麼,也值這樣表示?女性真是太無能力了,然而她

也太無眼珠了，忠誠崇拜有如他這樣的人，會被她遺棄，世界上還有公理麼？所以他總以為，‘我不是不能侵佔一個女性，是不願侵佔女性！’但他這時兩眼却早已釘住那發抖的板壁了！

那板壁雖是薄得很，但究不是和玻璃版一樣透亮，能夠看得見這笑聲從誰的口中發出來的，好奇心使他立起來，走向板壁前去張望，可恨該死的木匠竟把板壁釘得嚴密地沒有一道縫隙，未免使他大失所望了。

他在板壁前徘徊，偶然把手觸着牠一下，心裏就猛然地一跳；但牠還是發抖，並不因他的觸着而停歇。失望的心情又把他的身軀拉回床上；然而這枯澀的視線仍然射在板壁上，好像那裏懸着一張表妹的像片似的。

‘我應該尋一個異性，’他對着枕頭

說：‘這樣的飄泊是難堪的……女性的笑是醫治孤獨者的靈藥……’間壁的笑聲又起了，他不能忍受地回過頭去，笑聲之後，接着是兩種聲音的呵欠；從昔日經驗上的推測，那輕巧的呵欠，實在有點像他表妹的一樣。

這使他頗為驚訝，於是想過去看看，幾次走到門口又打轉了：以後什麼動靜都沒有了，寂靜得要死，只有板壁累得在那裡喘氣，終於，他自己勸自己去睡覺，然而却禁不住自己把枕頭當表妹摟着；這真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他抱着枕頭在懷裡做了以下的一個夢：

他睡在他表妹的床上望着表妹梳頭，表妹更比從前加倍地漂亮了，從稀薄的披紗中透出來的肉色，不但是紅嫩，而且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引誘的滋味，他

的呼吸立刻促急起來，可惜他並看不見她的臉子，而她就好像不願使他看見似的。肉色光的閃爍，又加之烏黑的長髮的飄動，使他的渾身猶如被毒蛇咬了一樣癢蘇蘇的感到一種浮在雲眼裏的輕颺而鬆輕。

肉色作魚餌，長髮織就一個大網，不由得他不自己投入；他戰慄地下了床，惶恐地向前走，猛然地抱起，倉卒地往回跑。他的心中是這樣想：我可捉住你了；他的嘴唇直向表妹的嘴上衝去，而表妹也不抗抵，及至他覺得發麻時，使勁一瞧時，他的懷中只有一個枕頭，牠的極點早濕透了，他於是恍然他所捉住的是這樣的表妹，吁了一聲長氣，他覺着身體倦乏極了，並非夏天，却出了一身大汗。絕望的，他望着枕頭，望着屋頂；而間壁依然沒有什麼動靜，僅有一種均調的和一種粗暴的呼

吸聲!

他第二天睜開眼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了；但昨夜的疲倦仍然還沒有退却，懶懶他伸了懶腰，便翻了一個身。然而那間壁的笑聲依舊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側耳細聽，就好像笑的聲浪在波動；而是平直的，不是顫動的，這一點頗與昨夜的不同。雖然是平直的，可也振興他的精神不少。

吃……吃地笑，他聽出這聲音中含有一種侮辱，而且彷彿是從他自己的房中發出來的一樣。他匆促地抬起頭來，向四下裏一望，除了淡淡的陽光之外，其餘的只是虛空。他立刻疑心這又是耳朵作弄他。因為他近一年新得了耳鳴的病症，牠常常地把從前所得的聲音重現出來欺騙他。他為證實這笑聲起見，就下了床。

然而，情形還是和剛才的一樣，更使他懷疑莫決，於是他走出房外去。正在這時候，隔壁出來一個亂髮蓬蓬，猶帶睡態的女子，他不覺心裏一跳。她若無其事的，向房中一位先生說：‘下晚我再來呀；’身軀一扭一扭地下樓去了。他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昨夜和今朝的笑聲都是從她的口中發出來的；但他還有個問題不曾解決，何以她的笑聲竟能和表妹的一樣。

他回房以後，看見陽光更其淡得可怕，棹子凳子；都在淡的陽光中發光，而且恥笑他。他頹喪地向沙發上一躺，死死地閉緊了兩眼；他以爲這樣的便可脫離了塵世一樣。

這種情形照例是繼續不久的，一回兒，他又睜開眼了。但開了眼，仍免不了要看見那一切討厭的樣子。及至陽光漸漸

地移出窗外，他才覺得安舒一點。

黑暗，他原先是憎惡的，現在可歡迎牠了，他的癖氣的確是有點反常。可是伴着黑暗而來的是‘去留’的問題。這問題使他重復不安起來。

他想回家去依慈母，然而記起族人對他的鄙視，譏笑，歸去未必真個能安心立命，而況他現在已是除了名的大學生呢？族人更不知該如何對待他了？去找表妹，這倒也是一個方法，不過表妹是不是仍像從前那樣愛他，這一點他又不敢自信。‘無論如何，非走不行！’他警告他自己；否則，他今夜豈不又要聽間壁的笑聲了麼？於是他毅然決然地起來收拾行李，預備到S埠去。

在暮色蒼茫中，他上了向下駛的江輪。

他經過房艙，茶房趕緊地前來招呼

他，他隨便往裏一望，可是左脚剛抬起想走進去時，立刻覺得好像有什麼絆着右腿似的急忙地把左脚抽回來，搖了一搖頭，又走向統艙；當他正轉身時，聽得後面發出一陣微微的冷笑聲，使他感到如凝冰的寒冷。

統艙裏真是別一天地，熙熙攘攘地正如夏天的糞窟一樣，盡是糞蛆亂擠，無可奈何地，他總算在中排找到一個床鋪。艙中的熱氣騰騰，大有立刻就要下雨的光景，除了那一尺見方的窗戶射進點陽光來，其餘的都是黑暗的領域。

他躺在形若棺材似的床上，氣壓得幾乎閉塞：研究上面的床板罷，然而那種單調的顏色，實在不耐咀嚼，送行的人越多了，於是咳嗽聲，敘談聲，喊呼聲，放屁聲雜然並作，奏出不相調合的音樂來。他自信他已墮入地獄裏了，如果他不是因

爲前途閃灼着他的表妹的希望，他會即時離開牠罷？所以他只有忍受，只有讓自己在這鬼海中去浮沉了。

艙中的情形沒有一點平靖的朕兆；他爲想躲避這種煩囂起見，便蒙了一床夾被，不久背上沁出汗來，然而，他並不想伸出頭來換一換空氣。

船身漸漸地搖動起來，他知道船開了；這才把蒙着的夾被褪到脅下，眼前的景況又變了樣，單就人的臉皮而論，原先是現出不安和煩燥和匆忙的神色，現在却大都弛緩了。

於是，他又感到無聊，便想出艙去走走。猛然地，他抬起身軀，巴的一聲碰在上面的床板，四圍立刻浮出微弱的笑聲；在劇痛之中，頭部完全發熱起來。他想，這是很平常的事，也值得笑，中國真是太不成話了，而且，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竟有這樣

沒有同情的民衆，照例，這種內心的反抗和不平是不發表出來的，儘在心中醞釀。

但是他並不停止下床，而且更劇急些。他走出艙外後，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接着長長的向外一吐，好像把適才間所受的侮辱和自己的憤懣都吐到江裏去了一樣，所以要‘深深的’和‘長長的’無非是意在使牠們能夠沉沒快而深一點而已。

但侮辱與憤懣不是石頭之類的東西，入水便會沉沒的；像皮球擊在牆上似的，牠們剛到了水皮上，隨着迅速地反轉來了，直進他的口裡，以至心間，所以這朦朧的月下的如畫的江山並不能給予他什麼興感。

他幾乎不能再思想別的了，呆視着船下的逝水。這逝水正與他的年華一樣，一去就不復回轉的，船頭擊起的浪花

雖是美麗動人，可惜是‘曇花一閃’地，倏忽生滅；而他的希望連這倏忽的浪花還不如，連‘一閃’都不可能，然而他現在顧不到這個。

似乎隱約地繼續地有一種尖銳的歌聲激動他的聽官，他又疑心到這是他的耳鳴症候復發了，可是自己又禁不住自己去尋覓，他終於沒有尋到，毫無聊賴地轉到艙裏去。

燈火暗淡得有如鬼火，綠瑩瑩地發出悽慘的光，照着各個旅客的面上，越顯得可怕，他不敢去看別人的面目，趕緊爬上自己的鋪位上去，再也不願睜開眼簾了。

睡神也似乎在和他開玩笑，徧徧不來駕臨，使他的不願睜開的眼簾，有時也不得不微微地啓閉着。

這四面的鐵壁擠得他難受，然而又

不能在裡面掙扎，因為那鐵壁是無形的。

偶然間，他看見對面的最下層床舖中閃着一點綠豆大的燈光，那裏該有什麼一線光明罷。但他仔細地一看，却原來兩位先生在過他們的鴉片癮。

這件事又使他對中國的前途抱起悲觀來了。他想，什麼事不好消遣，偏要吃這種東西！難怪別人要說中國的文明是精神的，誰見過物質文明的民族，整天睡在煙盤的旁邊像春蠶一般倦伏不動呢？中國是決不會有救的。

他終究是染上點洋氣的；對於一般‘國粹’的東西表示憎惡。他曾經同朋友辯論過：鴉片是外來的，但外來的東西多了，何以中國人只學會這一樣；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牠更合於中國的精神文明。所以他有時竟和自己反對，鄙薄自己。

也是中國人，也是精神文明的民族的子孫！

然而他又沒有禁止別人過鴉片癮的權力，只有憤憤地生氣。他自己這樣設想，假使我要有兵，我就要儘量地殺，殺……同時，他的右手緊緊一捏，表示他已握着兵權，可是什麼也沒有捏着，仍然是空空的一隻手。

爲免除不平起見，他翻過身去；忽然他發現了竟有個女性躺在他的間壁，不過那個女人是躺倒着的，他看不見她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揣測起來，她是個中年的婦人。他頗想也睡在那頭去，但好像羞澀似的不敢移動身軀。然而，他還是仰了一仰頭，於是乎才知道她不但是倒臥着，而且還是背向他，這是多末令人不堪的事啊，他以爲。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也只有去考查

別一部份了。自然，他所最注意的是她的曲線；曲線的地方多矣，而使他驚心動魄的便是那最豐滿的所在。可惜那最豐滿的所在已經爲一條薄薄的棉被包裹着，不能顯示出來。其實他是知道那祇是一個淡紅色的肉邱，沒有什麼玄妙不可測的神秘，然而想到與那肉邱相關連的等等，却覺得渾身有些發熱了。

雖然是渾身有些發熱了，他還是要注意；並且他還聯想起密斯 Y 的全身最豐滿的所在，又由密斯 Y 的身上扯到密斯 A 的，熱度立刻增高，幾乎要發狂了。

他恍惚覺得這眼前的肉邱就是密斯 Y 的，也可以說是密斯 A 的，於是他的左手戰顫顫地似乎是要往牠那裡伸去。從未接觸過女性的任何部份的他，雖是

怎樣鼓起勇氣來，終於他的手是不受他的指揮。

倒底他是禁不住自己，輕輕地慢慢地伸出手去微微地摸着她一下，敏捷地縮了回來，雖是因爲隔了一層薄棉被，沒有肉貼肉地相抵觸，可是畢竟比乾望着強得多。那女人居然若無其事地安睡，而四周也安靜得很，他偷偷地看了看，才放下心去。他只聽得他自己的脈搏跳動得異常地厲害，竟與平時的情形兩樣。

他想再試一試；他也好像聽得有種聲音催促他試一試，但是直到他要離她下船時，他還沒有試成功；不過他立了這個志願，在死之前無論如何，總得擁抱異性一下。

九

老 B 到了 S 埠,已經有三天;住在久別重逢的 F 先生的家裡,也有了兩天了。

他除了在臥室忽促亂跑之外,便是探出臨街小衙的窻去看看行人,差不多要三盒多烟,一天的時光,他才能把牠浪費掉。

F 先生工作完畢回來,總在天快黑,電燈剛亮的時候。F 夫人是早已修飾齊整,默然地等着他;而小 F 站在大門口去,及至聽見一陣雜踏的腳音, F 先生就走到 F 夫人跟前去了。這幾乎是一種刻板的工作,從未改變的;至少,在老 B 住在這

裡是如此。

於是老 B 在房裡走得更其匆促，好像被獵人追逐而負了重傷的猛獸一樣。在這個完美的家庭中，F 先生是從未聽過這種紛亂的步伐聲，他的甯靜的心情因之而感到不安了；

‘我看，’ F 先生推開了老 B 的房門，突然對老 B 說：‘你真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簡直是，’老 B 停了步履淡然地回答：——‘今天很好！’

‘是的，最好少思慮些……’

‘我沒有什麼，——你不忙吧？’

‘倒不大很忙，’ F 先生莊嚴地說：‘你還是安靜點好，這件事也不是急急就能成的。’

‘我很安靜，今天天氣真不錯，我來了三天了！’老 B 凄然地一笑。

‘你應該保養你的身體,還怕 … …’

‘不過保養好了,又能怎樣?’

‘一切都預備完全,不怕沒有機會!’

‘唉,管他呢?’老B不自然地說出這幾句話來,這幾句話雖是他常常說的,但是從未與‘唉’字相連,這的確是第一次。

於是他倆都沈默無語。

‘不妨先到S女子中學校去找找看。’到底是F先生忍不住沉默,似安慰地對他說。

老B不做聲,F先生出去之後,他就走到窓前去看望着小街去,小街中別無景像,寂寞得有如沙漠,他希望他能夠在這一片沙漠中發見一個‘綠州’。然而這空幻的希望之塔不久又自己頹圮了。

他聽見一種聲音對他說:‘試試看!’他猛然回過頭去,什麼人都沒有,立

刻知道這種聲音是從他自己的口中吐出來的。‘也好，試試看！’

第二天，他趁着 F 先生不在家中的時候，他就逕往 S 女子中學校去了。

往日他以爲漠不相關的，毫無同情的陌生人今天都特別地注意他，彷彿在監察一個賊盜似的。他總想躲開他們的眼光，但徧徧躲不開，尤其那些在學校的門口來往的行人，個個像與他有什麼仇隙似的不放鬆他；他真有點戰慄了。

他到了學校，然而不敢進去；圍着學校轉了五個圈，鼓不起一點勇氣來。一直等到學校放學，看看一羣羣的學生向外走，他才有點着急，雖是着急，但他還轉了第六個圈子。

他終於硬着頭皮進去了。他走到傳達處的門口，兩腿都發酸了，幾乎站不住

了,不得不硬挺着。

‘找誰?’從傳達處鑽出一個校役來,把他嚇了一跳,正如黑夜中忽然看見一個影子。

‘我……’他一面囁嚅着說,一面用手在腰包裡掏片子,‘我找J女士!’

那校役沒有回答,專心去研究片子上面所印的字,他大概年紀在五十以上,看片子都得覷着眼。

‘我,找J女士的。’他重復了一句。

‘哦!’校役這才抬起頭,向他上下看了看,臉上凡是有繃紋的地方都起縐了。

‘請你替我說一句。’他不得已,只好求憐。

‘有什麼事麼?’校役的眼望着天上問。

‘沒有什麼事,我是來看看她的。’他

似乎有點恐慌了。

‘什麼關係呢?’

‘沒有什麼關係,不,不,牠是我的表妹。’

‘那末,你是她的表哥了。’

‘是的!’

校役好像還想往下盤問,但終於沒有說,便蹣跚地向校裡去了。他直釘他的背在樹影中一幌一幌地往前移,進了第二道門,才完全消失。

他像犯了什麼罪似的站在門棟內,別人是這樣疑他,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然而都說不出來他是犯的什麼罪。這個罪大約不很輕,只看他站在那裡的表情的態度便可以知道。一副灰色的臉閃出愛之燃燒的光,有如癆病者將死時的迴光返照,雖是紅潤,然而乾枯了,而且又帶了許多恐懼。

他恐懼的是表妹不肯見他，或者校監不讓見他，至於他們見着以後，他是否有幾分把握，他是不管的。總而言之，現在他的全個心都在‘見’字上，似乎他們把諸事都預備妥當，而預備結婚，所差者只是見面。

那校役總算有出來的時候，他的臉比大成殿上的孔夫子的還板得厲害，走到老B的面前，把手一揚，表示叫他進去。他忽然經這突然的揚手姿勢驚醒，露出恐惶的神色，幸而自己知道勉強支持。

‘你放心罷，’那校役好像察覺出他的秘密，把頭偏到一邊說：‘這次校監說這是本校學生第一次接見男客——下次……’

‘噯……噯……’

‘直走，’校役用手指着對面的一間

房子：‘那就是會客廳，你在那裏等罷！’

‘噲……噲……’老B本想再問他幾句，他却回頭進傳達處去了，立刻從那裏傳出銅烟袋的聲響來了。

老B只好向前走；那間會客廳原先在他的理想中是傾吐哀情的所在，但此刻則覺得牠是一座斷頭台，預示出一個不好的朕兆給他。

他進了客廳，好似墜在冰窖裏，不可抵禦的寒氣四圍來襲擊他。空空的一間房子，房當中擺上兩排椅子；棹子雖是有一張，然而只有三條半腿，勉強掙扎地立着。

在房裏，他無聊地轉了幾圈，掏出一支烟來，便坐在椅子上了。煙氣氤氳，幻出一座極美麗的家庭，那家庭的主人翁就是他和他的表妹。

忽然從窗外傳進一陣笑聲，將他的

幻想中的家庭打破。正在他可惜他那家庭的時候，看見面前立着一個人，頓時臉上一陣發熱，把久已預備好的談話都忘記了。

‘久別了啊！’那位女郎笑着說。

‘是，是，表……表妹，你好哇？’他覺着舌頭有點不受命令。

‘你呢？’他又是一笑。

‘唉，還不錯；’他感到心中有點酸酸的味，幾乎忍不住眼淚。久已遠別的笑容，現在浮在他的眼前，他簡直疑惑自己是在夢中。

‘你比從前瘦得多了；’仍然是一笑，

‘誰說不是？算不得什麼？’他抬起頭來，望了望她的紅嘴唇。

‘思想過度了！’她在玩弄紅手巾。

‘或者是，然而我沒有辦法！你看，我現

在不但是面容消瘦,而且精神也萬分頹唐!’他竟度忍不住他的眼淚。

‘最好你得休養一下才好!’她又低着頭望了他一下,雖是沒有哭,但兩個酒渦很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唉,管他呢!’他的眼淚不得他的允許而流下來了。

這個屋中立刻充滿了沉默,層層的陰雲籠罩著他們兩個。

冬天的時光是短促的,高傲的太陽不因那對可憐蟲而多留片刻,黑暗漸漸地濃厚,以至他和她對面彼此都有點糊看不清。她似有期待,時時用眼去瞟視壁上的掛鐘,偏那無情的鐘的短針已指在五點上了。

老B覺得這是應該離去的時候了,然而告別的話總有點礙口,說不出來。因為他還記得前年與表妹談話,總是一天

起碼，現在只不過是兩個鐘頭而已。然而，有不知是何處來的力壓迫他站身了。

她仍然不注意地玩弄她的紅手巾，並不說一句挽他多坐一回兒的話，這很令他痛心；雖是痛心，又不能不走。

他走到校門口，才知道表妹也跟在她的後面；臨別時，他彷彿聽見一句‘以後常來呀！’的話，便把剛才痛心的情況忘得乾乾淨淨。他下了校門外的石級，還回了一次頭，遠遠地望着美麗的黑影顫動。

‘這並不是個夢啊！’他想。他摸了摸自己的心口，突突地亂跳。他看了看行人的面容，都向他含笑，於是他感到羞澀了。

但這羞澀終歸不久變為卑視，因為他以爲他們這些愚蠢的人們也居然會

笑，真是太可恥了。這世界沒有別人向他笑的權利，除了他的表妹以外。他的表妹才是真笑，才能夠使他動心，他們還配笑麼？

他要拒絕別人的笑，着實捏緊了幾回拳頭，不過只是捏緊而已。從學校回到 F 先生的家，捏緊的拳頭不但是沒有伸出去，連抬都沒有抬起來一次，然而，他拍門的聲音比往日重得多，大概這樣就洩了憤罷？及至進了門以後，似乎丟了憤恨，只剩下喜悅了。

他首先看到的是 F 先生的女兒，她忽然變為一個帶翅的天使，在他的眼中；他趕上前去一把將她抱起，好像抓着一個鷄。小 F 是從未見過他的這種狂喜的態度，嚇得張着嘴哭了，並且竭力掙扎。

‘別哭，’他裝着鬼臉哄她：‘買糖你

吃!呵,可可糖呵!’

糖的魔力真不小,小F立刻把嘴閉上了。他便把她抱到自己的房裏,從抽屜裏拿出一包可可糖來,遞給她。她接了過來,就要走,他只好放了她;送到房門口,還對她鞠了一躬,以表示他對天使的誠心的感謝。

他的心是輕快到萬分,雖是也如往日一樣,仍在房裏來回的閑踱,然而步伐聲極其調勻,好似鋼琴的拍子。希望的綠洲於沙漠中現出來。他計畫怎樣組織一個小家庭。怎樣相愛,怎樣扶養愛的結晶品。他想:他絕不要像小F那樣的女兒,見了只好哭;可可糖固然能夠哄得她,然而得了糖,就要找她的媽去。其實,他又轉到另一面去,找媽也好,她的媽,不就是我的妻子,我的表妹麼?‘表妹,嘻嘻!’他忽而自己笑了。

在晚飯的棹上,他的面容是和悅極了,有幾次想笑出來,終於忍了轉去。這很令 F 先生注意。

‘F,’這是他在吃飯時中第一次向 F 先生談話:‘這事真出奇!’

‘什麼?’ F 先生故意淡然地問。

‘也許你能猜到。但是總得我告訴你!’

‘... ..’

‘我會見了 J 了! 她居然和從前一樣!’

F 先生搖了一搖頭。

‘我敢相信她還是對我好!’他以為 F 先生的搖頭是否認他的話。

‘不過,’ F 先生說到這裏,吃了一口飯:‘也許罷!然而仍然只是那個方式!’

‘那個方式,你有什麼證據?... ..’

F 先生看了看他的臉,不作聲。

‘說呀!’他放下了碗筷。

‘這是很平常的三角關係;也正如你前天對我說的一樣,人愛你,你不愛人,你愛人,人不愛你,現在就是人不愛你。’

他的頭立刻垂了下去,兩隻手不住地搔着頭髮;在這種沉默的情況中,大家吃完了晚飯。

夜來,他的步伐聲更其凌亂,F先生才記起剛才使他難堪的景像來,只得走到他的房中去安慰他。

他見F先生進來,立刻停了步伐,一副慘白的面容浮在電燈的光線中,兇惡得可怕。

‘管她呢,老B, … …’F先生用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

‘唉,管她呢,不能不管!’他又垂下了頭。

‘讓我作一個譬喻你聽,戀愛猶如跑

馬，跑馬的人，錦標只有一個，然而你也得有馬可跑。又猶如鷹抓雞，但你須是一隻鷹，即使是一隻鷹，也應該有鷹的本領，請你想想你自己看！’

‘我好像我覺着我是站在最前線上，雖然我沒有馬，也不是鷹。’

‘好像，也許，可惜好像不是真實！’

‘她對我說過：她最和我好。我不能不相信她，況且她對我笑得多末甜密。她不會哄我，我深信她不會！’

‘不過，我聽見說：她訂—— ……’

‘真的麼？她爲什麼不和我說？’

‘說？’ F 先生望着手指頭，‘可惜世界上沒有那樣忠實的人！訂婚是一點都不假的，那個人我也看見過，比你漂亮，比你有錢，而且又比你有機會！’

‘你知道，’他說話的氣息都促急了。‘我是只能相信她的話的。即使你

的話完全不假,我也不願信。即使她說這些話,我也——我不願她對我說,我願意我朦蔽我自己,我也願意別人朦蔽我自己,因為這的確是一個美麗的夢,我不能失掉牠,讓我保存罷。未必我就連一個美麗的夢都不得享受麼?我實在寂寞夠了。’

‘希望你顧念事實,拯救你自己!’

‘顧念事實或者真是好的,但事實的醜面容,我可受不了。至於拯救,簡直談不到,我算得什麼?犧牲我,於人間並不損失,於她還有利……’

‘我這是最後的忠告了;她不愛你!’

‘管她呢,唉!’

F先生頹喪地閉了嘴,慘然地看見朋友將沉於愛之深淵中而不能救,只好無精打采地出了老B的房,找他的夫人去,他的夫人好像一付清涼劑,不到三言

兩語，滿肚的濃厚的悶餓都消散了。

這空洞的房間中央，只賸下老 B 一人了。他又急促地來往亂跑，直到他的兩腿頗覺酸軟的時候，才躺倒床上。

‘我總算是被人遺棄了，我再找誰去！’他悠然地自嘆了一口特別長的氣。間壁 F 先生與 F 夫人的調笑聲隱然又聞；雖不似旅館中的甜蜜得有味，儘足以使他心有所失。

現在，在他的眼前首先浮現出來的是 S，他幾乎有點不認識他了。經過一遍默想之後，才知道是和他正相似的 S。於是那天在北海的景像也就連帶闖進他的意識裏。

S 的面容彷彿在恥笑他，他曾經聲明過不願‘做一個毫無反抗的皮球’，對於女性，可憐竟不能不做，任密斯 A 踢，密

斯 Y 踢,又任表妹踢;遍身都有了創傷,仍然不肯止息。他摸着自己的創傷,想到踢他的人們,於是引起‘我何以還混在人間’的問題。像 S 隱居到廟裏去,苦於又不能受那樣的清閑,他竟尋不出一條生路來,可是他還靜聽了隔壁的笑聲,有三次之多,雖然已迫於這種無路可走的難關。

他恍惚中看見從天花板上飛下來一個玲瓏的天使。天使向他只管微笑,他隨之微笑,但她總不肯挨近他,似乎懼怕他似的。

‘天使,你給我什麼呢?’他猛然地發問。

她沉默着,然而還是微笑。

‘你應該給我什麼!’他又問。

‘... ..’

他張着枯澀的兩眼,及至想再問

時,她飄渺地漸隱,以至完全消失。於是他又開始憤怒了。

他想, F 是哄他,他不應該相信他的話。F 的話的用意,大概是在攆他走罷,但這是很容易的,何必一定扯上她來呢?不說別的,僅就他說話的冷酷的態度而論,這個猜想不至錯的,況且小 F 也對他不是很親熱,給她可可糖,她謝也不謝地拿着就跑,很可以證明。這完全是她的老子娘教她的。老 B 把所有的憤怒都擲在 F 先生的身上,所以便想明天離開 F 的家,他以為離開這裏,一切都會變好似的;即使不會變好,總不至像這裏的一樣壞。

五天的光陰偷偷地從他的身旁過去,但他還沒有離開 F 先生的家。這五天中,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過去的。不過,在他的迴憶裏,稍稍留下一點痕

迹。那痕迹是他每天都要到 S 女子中學去，而非圍着牠繞三個圈子不回，而回來之後，必寫一封信，而所寫的信，又照例是沒有回信的。

這種單調的生活，有時他也感到膩煩和無味；然而似不知其所以然的期待捉住他，所以他不得不像舞台上的小丑演過。F 先生和他的夫人確實起倦意，對於他。在他那面，這倒不算什麼；所顧慮的是表妹竟沒有隻字答覆他，真是大非佳兆。幸而他還會排解自己，總像這樣設想：郵差又把我的信失落了。

近來，他得了失眠和腦痛的症候，而周身困乏得有如將死的春蠶。無可奈何之時，他雖也高喊幾口‘恨奸賊……’的京調，但這已是秋蟬最後的哀吟，搖曳得連自己的耳朵聽着都不大合適。有時，自己替表妹寫封情書給自己看，總覺

得能力差遠了，達不出纏綿的情緒來，可惜這感情聊勝於無的方法並生不了偌大的結果，他真無路可走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表妹所寄來的一封信，將他的愛之燼餘復燃了。那信中僅有兩句話：‘請你不要誤會我；幾次來訪，因校監作梗，未見，甚歉。’使他以為最可玩味的，就是‘誤會’與‘作梗’。戰巍巍的兩手捧着牠，細細地研究，總不下五次。他於是覺得眼前又有了一條生路了。

‘誤會，我不會呀！’他自己猜想這裏面所包含的意義。‘我還敢誤會她麼？我敢起誓，我相信她比基督教徒相信耶穌還要更甚些。呵，是了，她是怕我以為校監作梗是假的罷？校監是個什麼東西？我又不和她的女兒好，況且就是她的女兒嫁我，我也不要啊！野蠻性的遺留，可惡的東西！……’

他猜想到這裏，幾乎想立刻出去質問她，終於拍了幾下棹子，撕了幾張紙了事，一肚的怒氣竟如此發洩了。於是，他又拿起那信來研究，牠真是太奧深了，比幾何代數等等還奧深些，難怪他有些難索解了。所不同的，幾何代數，他儘可以放棄分數而不管牠們，但這却不能那樣。

正在他讀到第十九次的時候，他忽然看見小 F 站在身邊，微笑地斜視着他。他一把將小 F 往外拉，往日這種情形，小 F 是早會哭的，但現在却偏不肯出去，而且還嚷着：‘給我可可糖！’

‘出去，出去！’他厭煩地在抽屜裏揀了一塊小可可糖給她說。

‘你看！’小 F 將右手一揚，一個粉紅色的東西一幌；往棹子上一拋，她就跑出去了。

他趕緊拾起來一看，上面明明寫着‘J 緘’，這一來，他幾乎要暈倒了！他想，能夠給我一封信，已經是不可希冀的了，而況所給我的又是粉色信封呢？‘粉紅色信封，粉紅色信封……’他囁語喃喃地念了無數遍。

但他拆開信來，裏面只有一張薄薄的美色印就的訂婚通知書：

G J 因得家庭同意，業訂於本日舉行訂婚禮於 Y 別墅，即希駕臨一敘。

這對於他，無異於一支利鏃，穿透了他的心，可憐的老 B，竟暈倒了！

十

‘完了，這真是完了！’他暈迷醒後第一句開口說的話。但接着他又起了一個疑問：一場噩夢竟這樣簡單地表現麼？

他還想把那封訂婚書拿起來研究，因為一來他近來實在不敢相信他的眼睛，牠門誑過他不止一次；二來看裏面究竟有否破綻可尋。可惜那訂婚書仍然是那樣醜惡地寫着，並不因為他想研究而變為好看一些兒。

似乎有一種很調和的鼾聲侵入他的耳朵內，他立刻知道這是F夫婦造出來的音樂。這音樂雖是很調和，但也不

怎樣就令人心曠神怡，他於是由訂婚書上拉扯到 F 夫婦。

他開始憤恨 F 夫婦，他覺着他和表妹的事全是他們鬧壞的；他頗爲悔恨他當初爲什麼住到這裏來，遭他們的暗害。不說別的，他想，看他們沒有一點同情心可知；他們玩視他的苦痛，好像從這個他們得着什麼快樂似的。‘人類都是互相遺棄的呵！’他慨然地嘆了一聲。

他翻身爬起來，重復又躺倒床上，忽然覺得腰背有些酸疼；這酸疼像冰水似的潑上憤怒的火燄上，火燄立刻熄滅，只剩得些燼餘在喘氣。

‘這是假造的吧？我不能相信她會與別人訂婚；然而訂婚書明明是在眼前躺着，——我得去證實一下……’他忽然又這樣想。然而證實他却有點不敢，因爲他恐怕果真證實以後，自己更沒有生

路，倒不如不證實，還可以設法朦蔽自己；他爲免除今夜的煩惱起見，將訂婚書竟一把撕了，撕之不足，並且用腳使勁踏了兩下；於是乎他才鼾然睡去了。

在朝陽尙未射進窗戶之先，他已然醒了，才知道一夜自己未曾脫衣；大概是昨夜的燼餘還未滅盡，連續的唉聲從他的口中吐了出來，連他自己對於這種動作也頗以爲驚訝。‘走罷，這裏仍然不是我想望的天堂！’他起了離開S埠的意念了。

他決定再回到北京去；找密斯Y，否則，……

於是他真離開S埠往北京去。

他出了前門的車站，最先跑進他的視線裏的就是殘敗而古舊的城門樓子。牠還是那一副猙惡的面容，可是只能掙扎地立着；對他不表示一種歡迎之意；

他又有些憤憤了，他明知道這古老的都城蝕去了他的生命的一半；如今不去遠避牠，還要來送給牠殘餘的一半；這真是不解的心情。幸而他並不求解！他近來對於一切問題都不求解——反正留着半無用，‘管他呢！’

忽然他又記起那天臨走的情形來，枯削的臉上便浮出久已相違的微笑。他想在站門前再徘徊一下，或者密斯 Y 還會來接他的；偏偏那些旅客像獵犬所追逐的野兔一般四散奔逃，他也就不能久留，然而他匆忙地望了望密斯 Y 昔日與他說話時所站立的石級。

自然，他只有回到北河沿公寓去了。

在洋車上，他的心覺得有些辣辣的，許多陌生人在他的眼裏都像是他的仇敵，他們的冷酷的眼光對於他實無異

於殺人利器的迫擊砲，他慘然地將雙目緊閉着。

公寓的夥計對他還是表示相當的歡迎，他所住的房間還是他往前所住的那一間。但這都於他不大滿意；因為他覺得夥計的歡迎預示將來的傲慢，而那個房間即是曾經受囚時的地獄，照近來的例，不滿意是不說出來的，便勉強住下了。

且先生的‘大太保……傳令……把隊收……’的戲調仍然像往日一樣搖曳，居然什麼事都沒有改變，他就恐怕他的命運也將與從前所遭的相似。‘多末簡單的人類生活呀，’他想。

似乎門外有女人竊笑的聲音，他立刻撕開一點紙縫向外望，但所見的只是空空的院落，那裏有什麼女人的踪跡，然而竊笑聲還在迴盪，頗為使他驚訝。他

想步出房去查考一翻，又有些羞澀。及至他決定，剛把門打開一點，且先生的房門口猛然閃出一個女人的背梁。那背梁越閃越大，露出那女人的半邊臉時，且先生的嘻笑的面容也就到了院落裏；他不自覺地又把門推嚴了。

‘又是他們倆’他嘆了一口氣。

他由‘倆’字推到自己的孤獨，又引起了他的宿念。‘我總應該有異性。’於是他頹然地躺到床上了，這也是他近來新添的病，每逢事不遂心，或者心中有所感的時候，喜歡躺到床上去儘量去思索；事實上既無安慰可得，只好在幻想中造自己的幸福的樂園了。

久已緊張的他的心絃往往因了弛緩得度，像要沉滅似的；就想起酒的麻醉劑了。他以為麻醉劑對於他頗有些效用，不但可以使他暫時忘記人生的求愛

之艱辛，並且還可以暫時酣然地睡去；所以他竟決計拋棄了幸福的樂園之未竟的工作，到沙灘上的小酒店中去喝酒去。

在他自己或者是不覺察，然而別人都能清淅地看見，他常是喃喃地獨語。嘴唇一陣極劇烈地顫動之後，總是繼以‘唉’的長歎聲；許多好奇的眼光因了這種特殊的動作，都聚集到他的身上，而他却以爲人們都在算計他，想奪他的愛；今天在小酒店中又演出了這幕滑稽戲。在未醉之前，他就出了那小酒店，走時帶了不少的憤憤之氣，但心中却這樣想：‘我求暫時的麻醉，人們都不容許我了！’

老B回到北京來的消息，不幾天就傳遍於熟識的人們的耳朵裏了。第一個前來看他的就是O先生。O先生蹣跚地走進了北河沿公寓，就叫：

‘老B,老B,喂,怎麼又滾回來了?’

‘你居然還沒有改你的癖氣.’老B在房中懶懶地回答。

O先生進房坐下了。

老B的面容在O先生的眼中變換得太不像了,枯瘦得,枯瘦得有如活鬼出現;如果不是仍住在那間房中,他真不相信他現在所看見的人就是昔日活潑的老B.但他終於不能忍受沉默,便又開口問:

‘老B,你的成績呢?’

‘唉,成績是零,然而我總想把那個零變多一點,即使是個一吧,也差強人意.’

‘你是誑我吧?’O先生的臉上浮出微笑,像彌勒佛打坐。

‘真的,我又失敗了!我竟未想到……’老B說到這裏,有些酸意了。

‘表妹怎麼樣了?難道她也不可憐你

麼?’

‘表妹倒是可憐人;然而可憐的不是我呵!’

‘... ..’

‘我接到她與別人的訂婚書,我就走了,這真是一場噩夢!但我並未等到我的這個噩夢終了,我沒有再嘗苦酒的勇氣... ..’老 B 的眼中閃出可怕的光輝來使那 O 先生有些害怕。

‘哦,我們去吃飯吧?’ O 先生想打斷他的話。

‘管她呢,不能不管,所以還要尋找第二個異性,固然知道沒有什麼希望,但我仍然還要這末做.’他喃喃地說,似乎並非對 O 先生講。

· O 先生起身要走,他却不放他。

‘對不起,我要找小 M 夫婦去.’ O 先生故意扯謊。

‘小 M 結婚了?’ 老 B 急切問。

‘沒有,但有未婚妻,就是密斯 Y.’ O 先生說到這裏,見老 B 眼睛一閉,彷彿要發暈,於是趁勢跑了出來,吁了一口長氣,慶賀自己逃出那眼中所發出來的光輝。

O 先生走後,將老 B 的消息,迅速地傳播出去,並且還加了許多可笑的資料,惹得正人君子的 K 先生遠遠地由東北城角上跑來探望他,而正在愛之流中打滾的小 M 不惜拋廢接吻的甜蜜的時間也來想證實 O 先生的話,惟有密斯 Y 不來,至於密斯 Y 不來的理由就是老 B 昔日對待女性的話,‘管他呢!’

然而惟有密斯 Y 不來,才給與他很大的痛苦;他推測到密斯 Y 所以不來看他的緣故,是不好意思,害羞,因為和小 M 好了。不幸事實,偏這一次與他的理想

相符了。

他想到小M,就好像有一塊鉛塞着心中,塞着真難受,就只好這樣嚙語‘小M真是個雜種,不是雜種,能幹出這件事麼?老O呢,也是雜種,因為他把這件事告訴我。他大概是嫌我不該留他,所以才說出我不願聽的話來。總而言之,密斯Y是不錯,都是小M教壞了的。我得去找她,她不是把我的心帶走了麼?我要心……’

‘我要心……’他的眼中發出慘淡的光輝,叫,足夠叫了五分鐘。

一陣興奮之後,接着是疲乏,他便酣然睡去。但他在夢中也不能夠寧靜;日間片段的事實都串成一齣惡劇。這惡劇圍困他,使他掙扎不得。及至他逃出重圍時,時候已經快天黑了。因為週身酸痛,並不起來,還是睡。

秋風肅殺地在窗外吼着，他頗感涼意，似乎要一個火爐才行。這一夜，他又做了許多美麗的夢，然而可恨的是沒有好的結局，他也覺得這些完全是預示他的將來；於是他悲痛了，要哭，而且是真哭了。

但他悲痛的不是結局之好壞，是這結局偏偏明顯地躺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曾經這樣想過：‘如果一個人毫不知道他結局怎樣，就結局了；沒嘗過結局的痛苦的人是萬分幸福的啊！’近來，幸福在他的眼中帶了灰色，不像紅玫瑰之甜蜜可愛。

頭腦暈暈地，他又有四五天不能起床；也無人來看視他，但他也不嫌寂寞；我們的可憐的老B是爲人間所遺棄了，這四五天之中，他所思索的是他是如何地結局。他自承認是無幸福的人，才想知

道自己的結局怎樣。

他的結局不出這兩條大路：瘋與自殺。瘋固是痛苦的，然而自殺，也太悲慘了，但却無另外一條路可尋。這種問題在從前原是拋在‘管他呢’之列，‘管他呢’既變為‘不能不管’，則牠們就有研求之必要。不幸現在已到‘管不得’的時期了。

他在床上躺了三四天起來之後，似乎命運又有點轉機了。這是他到了北京第一次出門，看見路上來往的陌生人都表示點親切的趣味。他買了一瓶白玫瑰和一瓶安眠藥水，這兩樣都是昨夜所決定要買的。但是他回家以後，才發現他的手中還有一把刀子。

他想不起來他為什麼要買這把刀子，但還記得彷彿是看見一個豐滿的異性後，才進到老王麻子的店中的。然而

他一看刀靶，並非老王麻子的字號，却是‘旺麻子’。於是他起了感慨了：

‘我的神經大概是真不行了，即使買刀，也不該跑進‘旺麻子’去；也好，反正是把刀子。’

他的眼睛又注意到白玫瑰和安眠藥水的瓶子上。

因為久久的看視的結果，那兩個瓶子在他的眼竟成了裸體的少女。烏黑的長髮飄拂於豐滿的曲線上，輪廓宛然，射出一種磁石的引誘力。那曲線漸漸地由靜止而閃動，以至於跳舞，這樣優美的跳舞的姿勢，為他有生以來所未見過的。

他不能忍受，向前抓，瓶子兩個的原形出現了；雖然他很覺得驚訝，然而也以爲是活該。他想，姑且把牠做少女吧，於是開始喝白玫瑰酒；接着是喝催眠藥

水；渺茫地喪失了知覺。

自從發明了喝酒的方法，他就常喝酒；但這個方法還未盡善，才想到催眠藥水的應用。‘催眠藥水的功用倒底是強遠了呵！’他有時這樣對自己說。在催眠藥水裡面，他誠然得了不少的幸福的瞬間。因為牠不但使人能夠久睡，而且使人在睡眠中不做夢。所以在他的日記中曾有這一段話：‘近來使我最快樂的，最有幸福的是催眠藥水；我真應該感謝牠才對！’

在他日後回憶起來，這幾天真是他最幸福最快樂的時期。他暈懵地什麼都不知道，簡直連自己也忘記了，躺在床上像沒有入殮的死尸一樣，所差者僅有呼吸這一點。否則，在密斯 Y 與小 M 舉行盛大的結婚典禮的時候，他該有什麼新的不平了。然而及至他清醒以後，已

經是他們倆結婚後的第三天了。

他清醒以後，第一件所知道的事就是M與Y的結婚。這又是O先生送信給他的。在O先生方面，懷着一種熱烈的善意去報告可喜的消息，但他却沒有料到老B方面以為那是致命傷。老B是早已厭惡O先生了，就在上次他說M與Y訂了婚的時候。

他想：像O先生這種人是多末可惡，他對我的行為簡直是一種侮辱，令我不能忍受。F夫婦也是如此。他們大概還沒有脫掉野蠻性的遺留，總喜歡觀賞別人的痛苦和失望——他們是我的敵人。

從旺麻子店裡買來的刀子在棹上發光，他為刀光所誘惑住，就把刀拿起來摸撫，他忽然覺得這柄刀於他很有用處，臉上微微浮出不自然的慘笑來。他又

記得白玫瑰的瓶中的餘酒，便對着酒瓶一口喝盡了。這餘酒給了他許多勇氣，將刀子往腰中一插，就遺忘一切似的出了公寓。

他自己並不知要往那裏去，但走的路却是向 O 先生的住所。

他一直闖進了 O 先生的房中，O 先生正在床上睡午覺。這房中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變了妖魔鬼怪，似有將他撲滅的意思。他爲抵抗這種意思，咬了幾次牙齒，耿耿地注視牠們。但牠們並不休止，而譏笑他是個弱者。他實在忍不住了，便掏出那把刀子，使勁地往桌上一插，那刀子就筆直地豎着，不過有點顫動。

插刀的聲音立刻把 O 先生驚醒，像懶豬似的微微睜開眼來，老 B 的兇惡的眼光和刀光的閃爍幾乎使他說不出話

來,幸而最後他還知道哀告:

‘老B兄,這……是爲的什麼!’

‘不能不管!’老B並不移動,木然地立着,這句話竟不像出自他的口中。

‘你請坐!’O先生戰戰兢兢地爬下床來,老B的眼光每一閃動都給他新的恐懼!

‘你是我的敵人,你奪了我的愛!嘻,我不坐你的椅子.’老B說到這裏,似乎要尋覓什麼東西,便四下裡張望,大概是他搜求他的愛吧?O先生却趁此機會溜出院中去了。

O先生到了院中,直挺挺他伸了一個大懶腰,像跳出獵犬所追逐的兔子似的。他聽見老B在房中還叫喊:‘不能不管’,‘你奪了我的愛去了’等等的聲音,知道他至少是神經錯亂了;便蹣跚地走到公寓的櫃房裏,叫了兩個夥計來請

老 B 出去。

然而夥計也似乎有些恐懼，進房後，見着明晃晃的刀子在棹子上筆立着；感到是禍事降臨了；尤其當老 B 回頭望他們的時候，那閃着兇惡的光輝的兩眼更證明這禍事是一定會到的。

‘B 先生，有人來請你回去了！’一個較爲伶俐的夥計說。

‘不能不管，我要我的愛……’老 B 回答他們。

‘有人來請你回去了：’另一個不大聰明的夥計也會這樣說。

‘管他呢？不能不管！嘻嘻，哈哈，不能不管！’

‘找你的的是個女學生呀！’較爲伶俐的又說。

‘……’老 B 瞪着眼，無話說。

‘是的，還是個很漂亮的女學生呀！’
不大聰明的見老B對這句話似乎注意，
便重複了一句。

‘女學生；我愛她，嘻嘻，不能不管！’他
居然站起來了，那兩個夥計便無話可說；
他移動他的沉重的身軀向屋外時，他們的
眼睛很熱烈地歡送他。但是他移動
到屋門口；却又走回來，立刻使他們的歡
送之意像寒暑表掉在冰窖裏，消散得什
麼也沒有了。及至他拔了棹上的刀子
再向外走時，那歡送之意才重復熾熱起
來。

他出了公寓，記不起他爲什麼出來
的，覺得背後有人竊笑他，但他不管，仍然
向前走；卽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向那
裏去。

O先生慢慢的從別人的屋中出來，
回到自己的屋中去重續剛纔的好夢，在

好夢之後，像報告新聞似的，跑到 K 先生等的家去討論這件事；大家對於這件事的批評雖是不同得厲害，然而觀念却很一致，便是老 B 已經瘋了。

不久，這‘瘋了’便變做老 B 的罪狀，就連那滿口仁義道德的 K 先生也遺棄他了，其他如小 M 和 O 先生們更可以任意褻貶他，因為他已成為社會上的罪人。

老 B 這一夜沒有回公寓去，誰也不知道他是那裏過夜，不過據送他回來的兩個巡警說，他是躺在一家門口，像狗一樣的喘着氣，手裏握着一把刀子，死緊緊的，真不容易將手搬開來。

他大概也真是瘋了吧？進了自己的房，幾乎認不出一切，或者記憶還沒有消失，他仍然不斷地叫着：‘管他呢？不能不管！嘻嘻，不能不管！’這種聲音使同院住的人們都有點厭煩了，然 H 先生和 L 女

士却從牠得了不少的喜悅。

‘管他呢？嘻嘻，不能不管！’

他從公寓移進瘋入院中，半月之久，無論誰打從他的窻前經過，總能聽得見那種單調的呼聲。起初，K先生們居然來看過他幾次，後來也就懶得來了。本來，反正他是瘋了，誰還有工夫再‘管他呢？’

‘管他呢？嘻嘻，不能不管！’

張文政

閏年大仲夏高夜中



